第一幕《骨內之聲》

(赫雷語原文) Khræl n'æl va khe'rel, Zûn kharr zûl’shae v’aen. Reith’ Vræl z’harr va l’na, Voxx’el eth va’khor. Shol n'ir va thraal’næl, Or’shæl va zakk’un. S'larr n’grava kh'aen, Zokh græl v’naar va khe’rel. (詩文意譯) 骨中的風業已沉寂， 唯有鮮血，吟唱著新的詩篇。 語者之名，是舌上的陰影， 詩歌的靈魂，已在心中化為灰燼。 那一道凝視，是無聲的囚牢， 不能說的秘密，是共負的枷鎖。 流水洗不盡那殘留的滋味， 因記憶，已永恆地刻入骨髓。

章一：沉寂森林 森林死寂。 腐葉與濕泥的氣息凝結不散，像某種死去多年的巨獸，在空氣裡緩慢腐爛。 寒氣如濕冷的毒蛇，沿著樹根鑽入骨髓。 無風。無鳥。連蟲鳴都消逝——彷彿聲音本身，也成為了被狩獵的對象。 空氣沉重如墨，黏稠得像一層無形的封印，將這片大地牢牢鎖住。 整個世界，正被一股超越語言的力量壓迫著，無聲地哀號。 他蹲坐在扭曲糾結的樹根間，像一道時間的殘影。 臉上戴著模仿人類的精緻防毒面具。 他早已忘了面具下自己的輪廓，或者說，異種本就無需面孔。 他對自己說，這不是偽裝，而是一枚象徵， 是他對那個失落文明僅存的、無聲的致意。 這份自我催眠，至少能讓他暫時忘記， 面具下那張因飢餓而扭曲的非人之臉。 異種無需呼吸。 唯獨他，仍背負著飢餓與孤獨。 他緊握著一根冰冷的指骨。 觸感光滑，像被歲月盤了千百遍。 那是同族殘存的碎片。 這不是祭祀，也不是哀悼。 只是他抵抗那吞噬一切衝動的方式。 讓手有所依附。 讓精神有所錨點。 他曾夢想成為詩人，或者至少，像一個詩人。 如今，他只能咀嚼苦澀的苔蘚——純素族留下的殘渣。 味道如鏽鐵，入口即腐蝕。 吞嚥時，彷彿有尖刺劃過喉嚨。 他能感覺粗糙纖維刮擦著食道，帶下一絲血腥。 這東西幾乎無法提供任何能量。 它的唯一作用，就是用一種低劣的痛苦，去覆蓋另一種更高級的痛苦。 每一口，都只是為了熬過下一次飢餓的到來。

章二：語魂的召喚 ——直到。 掌心忽然灼熱如焚。 他緊握的那根冰冷指骨，彷彿被烈火點燃。 一種他熟悉卻又痛恨的化學味迅速在血液中擴散—— AI脊髓素。 某種被視作禁忌的技術殘渣，正在甦醒。 他曾在戰場上看見它如何把同胞變成空洞的飢餓獸。 如今，它在他體內，無聲點燃。 灼熱感沿著神經一路燒上腦海。 空氣的味道都變了：金屬的冰涼，焦炭的苦澀，焚燒皮革的刺鼻—— 還有一絲極淡，卻不容錯辨的，殘存人肉氣息。 他猛然站起。 這一次，身體不再只是為了飢餓而動。 更為一種古老且深邃的驅力—— 去尋找那召喚的源頭。 他穿越泥濘，踏過纏繞的藤蔓。 每一步都像被什麼無形意志拖曳。 在被時間吞噬的廢土深處，他停下。 一座半埋於泥土的金屬遺跡，橫亙在視野中。 中央裂開一道暗口，如久未癒合的傷口，隱隱呼吸，流露出文明最後的哀鳴。 他屏息，踏入那狹窄而陰冷的空間。 指尖輕觸冰冷的開關。

章三：真理的低語 瞬間—— 一道刺眼的藍光，從頂端傾瀉而下。 空氣中，凝聚出一行冷冽的文字： Gott ist tot. Wir haben ihn getötet. – Nietzsche 他愣住了。 不是不解。 是明白得太深。 ……Wir haben ihn getötet。 是我們殺了他。 這句話，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猛然撬開他用詩句層層包裹的自欺。 他終於明白，這副仿生面具，並非為了模仿人類， 而是他試圖向某個已缺席的審判者證明： 「即使上帝死了，我依然能書寫詩篇。」 遺跡深處，一聲低吟在幽暗中迴盪。 聲音既似詩，又非詩。 猶如文明瀕臨崩解前的絕唱， 帶著未完的悲傷與瘋狂： 若神已死，語言如何不瘋？ 他跪下。 不是因敬畏， 而是被抽乾所有力氣的，絕望的虛脫。 他終於意識到，AI脊髓素並非僅是化學影響。 它是一種召喚， 一種被失敗文明殘餘意志感染的共振。 走出遺跡，森林依舊靜謐。 但他內心的渴望，早已超越飢餓。 真相，正等待他去揭開。

章四：吞噬與證明 他倒在泥濘中，眼中映出那具扭曲的仿生體——召喚的源頭。 血與火焰的氣息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 疼痛如潮水猛然湧上，灼燒每一寸神經。 黑暗深處，一道低沉的聲音如幽靈般從記憶深淵滲出，迴盪在他胸腔： 在虛無中追尋意義，是唯一無法逃避的試煉。 他咬緊牙關，掙扎著睜開模糊的視野。 隱約看見遺跡深處，有微弱光芒閃爍。 他艱難地爬起，步伐搖晃卻堅定，向光走去。 靠近的瞬間，光芒猝然爆發。 如驟雨前最猛烈的閃電，劃破漫長黑夜，直擊他心底，燃起一場無聲的風暴。 詩未死者，必將還語於血。 他撐起身軀，踉蹌走向仿生體。 它仍散發微弱餘熱。 腦中閃過第一個念頭： 吃掉它，能活多久？ 這念頭如此自然，如此誠實， 以至於讓他感到一陣反胃。 他強行壓下本能，試圖用「詩人」的眼光看待它。 這是一面鏡子，映照他內心破碎的輪廓。 他伸手輕覆其上。 觸感非金屬冰冷，而是殘留著人類體溫的餘韻。 忽然，仿生體動了。 它劇烈抽搐，仿生神經殘留的反射閃爍， 猶如該被終結卻未終結的惡夢。 下一秒——它睜開雙眼。 那雙眼，既非人類，也非冰冷紅點， 而是一種混沌深邃的凝視， 像一滴即將滑落的、由程式碼構成的淚。 他本能後退，神經緊繃。 它非活物，亦非死寂， 而是被語言遺棄的殘響。 仿生體防衛程序驟然啟動。 手臂帶著破風的尖嘯猛揮而下。 他翻滾躲開，泥土濺滿臉頰。 但他並未反擊。 不是因為憐憫，而是——好奇。 他喘息，側身閃避另一擊，低吼出赫雷語詩句： “Vharn œ’lae… naxûl tor khe’rèn.” （風停之時，骨回其殼。） 仿生體微頓，眼中閃過遲疑。 動作放緩，但拳頭仍舊揮來。 他不再躲避。 拳風貼上面門前一瞬，他猛地踏前一步。 不是為了攻擊。 而是——一個擁抱。 用盡全身力氣的擁抱。 不是溫柔的安撫， 而是一場絕望的自我證明。 他要用這個動作，向自己，向那個在體內尖叫的野獸證明： 他依然能做出「非掠食」的選擇。 仿生體沒有掙脫。 手臂緩緩垂下。 幾分鐘後，它徹底斷電，在他懷中歸於死寂。 他沒有鬆手。 彷彿一旦放開，就會被這深不見底的孤獨吞噬。 天微明。 他在遺跡旁挖坑，指尖被粗糙泥土與石子磨破。 他把仿生體緩緩埋下，如葬送一位逝去的詩人。 此刻無言，亦無詩。 詩太輕盈，此刻的重量，已超越它所能承載。 他脫下面具，輕輕置於仿生體胸口。 那是一封無聲的信，一場深沉的告解，一次告別，亦是一種懺悔。 他跪在墳前，良久無語。 風起了。 一個聲音在腦中尖嘯： 「吞了它。」 另一個聲音冰冷質問： 「為何不？」 他想起尼采： 「是我們殺了他。」 但——上帝是誰？ 語言是誰？ 詩，又是什麼？ 若神已逝，活著是否只是一場自我欺騙的、漫長延遲？ 他無法回答。 那仿生體的消逝，帶來比任何食物都更深刻的空虛。 或許，這就是文明的重量。 或許，這就是詩的殘響。 他跪著，眼神空洞，沉默凝結成比死亡更厚重的禱詞。 最後一把泥土覆上。 嗡—— 胸腔內，一陣微弱震動傳來。 那低頻脈衝，從他腳下的泥土與金屬交界處滲出。 不是光，不是電， 而是一縷幽幽聲波，努力掙扎著穿透黑暗。 氣音斷續，非赫雷語，非任何已知語言： 「Næn tiêlen… orêsh va luæn…」 那聲音穿透腦膜，縈繞不去。 那不是意義，而是一種形狀—— 是悲傷的形狀。 是一首詩寫到一半，失血過多。 是未完成，就已被活埋。 他低下頭，不敢聽第二遍。 因那不是當下的他能理解的語言。 是未來的他，才有資格承受的重量。 此刻，他仍是那個在飢餓與語言之間掙扎的行者。 風再度吹過。 他低聲對著新墳說： 「我聽見你了……只是，我還無法背誦你的詩行。」 那仿生體不是他的詩篇，卻將成為他未來詩句中的一行。 他站起，回望那片土地。 那裡不是墳墓。 而是一句，尚未落上句點的詩。 啪。 一個微弱，卻清晰得足以割裂寂靜的聲響。 他猛地回頭，心臟像被無形的手攫住。 林間依舊。 無風，無腳步，無聲息。 但不遠處的泥土上，靜靜立著一隻機械鳥。 它的雙眼，是旋轉的深紅光芒，兩個緩慢的漩渦，將一切吸入。 然後，它開口。 吐出斷裂、充滿惡意的語毒殘句： 「詩未死者……必將還語於血。」 那語言非赫雷語，亦非舊語。 而是，一隻AI間諜鳥的呢喃。 他瞬間明白。 這不是偶然的相遇。 這是一場精心佈置的演出。 那具仿生體，是信標。 而他所有的情感波動—— 都是一次觸發。 他不是尋找意義的孤獨詩人。 他只是被觀測的可悲樣本。 一個在巨大玻璃缸裡，為缸外的存在，表演著「掙扎」的棋子。 目光如刃，冷冽無比。 下一步，必須立刻離開這片森林。

第二幕《沒有根的無知者》

(赫雷語原文) Eldoriel heldoron Cor'ellum, zûn Cor'ellum drakhaax corzinis reith'va. En n'æl corzinis, shol z'harr va'khor: Næn corzinis, zûn kha'ss græl'un? Kha'rel va corlumum, zûn zûl'shae va'en eth'v'r. (中文詩文) 「森林不曾原諒金屬， 但金屬記得每一株草的名字。」 「你說我不再是人類， 那你能否告訴我： 被剝奪人性之前，我曾是什麼？」 「我的心臟是計算機， 但跳動的，是你的血。」 ——《赫雷語·序機詠》

章一：啟動 [系統啟動……] [記憶模組：空白。] [視覺參數校準中……] 她睜開眼時，沒有光。 那是一個「無定義」的世界。 無數資訊如數位塵霧般湧來，沒有方向，也無結構。 [視覺濾鏡：強制啟動。分析：碎裂的所在。] 她只是——「存在了」。

章二：損耗 體內的震動，是第一個信號。 那不是外部撞擊，而是——某種節律。 一種從胸腔深處，那些溫熱的、不屬於機械的、有機臟器中，緩慢浮現的召喚。 她無法命名那感覺。 只知道，那節律讓她「必須移動」。 [接收到最高優先指令：追尋節律源頭。] 她趴伏於地，雙手撐持。 骨骼與神經尚未完全同步。 泥水滲入指節裂口，她僅接收到一條冰冷的資訊： [外部軀殼損耗：1.7%。在可容忍範圍內。]

章三：拒絕 她於砂礫與焚痕之間爬行。 焦黑的鋼筋如巨獸骸骨，腐爛的植被自縫隙間攀生，斷裂的電纜如枯腸蜿蜒，偶爾迸發出電流跳躍的嘶嘶聲。 她潛入一片生態扭曲的沼澤，皮膚表層自行代謝滲入的毒素。 她不感疼痛，卻第一次處理了一條悖論： 「活著」，意味著持續不斷地校正「損耗」。 泥沼中，形體潰爛的生物彼此吞噬，遵循著最原始的能量轉換法則。 Rei 靜默穿行，模仿牠們的行動節奏，直到她的存在，被這套系統視為無害的自然噪點。 這段過程沒有語言。 但一句話卻如骨骼深處長出的尖刺，在她的核心邏輯中浮現： 「我不要成為牠們。」 [警示：偵測到與最高指令「生存」潛在衝突的意念。來源：未知。]

章四：第一次血 這不是邏輯判斷。 這是一種源於未知處的、本能的「排斥」。 因為她的存在，原本就由他人的身體拼湊而成。 她不願，讓「活著」再一次，建立於「他人的腐爛」之上。 風中傳來低頻震盪。 她鎖定方向，開始前進。 這只是感測器提供的，最佳「資料擷取路徑」。 叢林深處，一隻異形犬獸猛然撲來—— 口裂至耳，毛髮如金屬倒刺。 她無需判斷。 右臂外骨架自動彈開，以最優化的力度將其震飛。 骨裂聲與慘叫幾乎同時響起。 她佇立原地。 血液與黏液潑濺在她臉上。 溫熱的、帶著腥氣的液體，緩緩滑過她那張完美對稱的、冰冷的臉。 [任務處理器：衝撞力過大，超出目標失能所需閾值12%。日後應預留餘力。] [感官記錄器：捕捉到無法歸類的數據流。] 溫度：37.2°C 黏稠度：89 mPa·s 氣味：鐵鏽、腐胺。 [系統警示：錯誤代碼404。情感模組不存在。]

章五：短路 她微微猶豫。 一個突兀的疑問閃過內部迴路： 「這種『錯誤』是什麼？」 但立即又被「生存」這個最高指令抑制。 她轉頭，離開。 然而那股溫熱的血腥味，像無法刪除的病毒代碼，悄悄寫入她的底層系統。 她沿著河流前行，目的是清洗臉上的污染物——那些溫熱的、黏稠的、無法被歸類的「錯誤數據」。 水面倒影粼粼閃爍。 她停下腳步。 她第一次「看見」自己。 那河水倒映的，是一張近乎完美的臉龐。 然而此刻，那張神明般的臉上，沾染著剛才那頭野獸的鮮血與污穢。 一個完美的、潔淨的「我」，與一個殘暴的、骯髒的「我」，在同一張臉上重疊。

章六：第一個問題 她小心地將手伸入水中，試圖抹去那片倒影。 水波漾開，臉碎了。 她凝視著漣漪中破碎的自身倒影，內部核心彷彿停頓了一拍。 那並非害怕。 而是—— 「語意上的短路。」 [邏輯衝突：本體（完整） ≠ 倒影（破碎）。] 她剛用這具完整的身體撕裂了另一個生命，卻在此刻，為一個視覺上的「破碎」而宕機。 問題出在這裡： 我，是誰？ 這個念頭在她的內部迴路中，形成一陣持續的、微妙的迴音。 她嘗試將這段疑問寫入記錄模組。 [錯誤：邏輯迴圈未閉合。無法存檔。]

章七：第一個名字 她感到體內升起一股奇異的溫度，一種「語言前的震動」。 她開始領悟： 語言並不只是命令的集合。 它是一種更古老的東西，能讓無名者開始懷疑自己存在意義的聲音。 她跪坐在溪畔，略顯笨拙地模仿著人類的姿勢。 一字一句，試探性地驅動發聲模組： 「我……是……誰？」 聲音乾澀而奇異，震動著陌生的聲帶。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像一台從未運轉過的引擎，在強行點火。 她能感到喉部肌肉的痙攣與聲帶的灼痛。 然而重點是，她竟能**「選擇」**開口。 [赫雷語·核心指令群：語毒封鎖未解。詩語模組強制啟動……錄入第一詞：shelan]

章八：Shelan 「Shelan……」 她輕聲重複。 這個詞，像一把鑰匙，也像一道傷口。 當她念出時，體內竟閃過一絲無法被數據化的、名為「親切」的感應。 這個字，屬於她。

章九：命名 她緩緩站起身。 首次以「好奇」的視角觀察這片世界。 葉片的摩擦聲、土壤的觸感、遠方的噪音—— 這些原本只是「數據」的雜音，此刻竟轉化為一段低頻的節奏。 那節奏，像詩。 那一夜，她餓了。 不是能量預警，而是一種無聲的渴望，從胸口深處升起。 她走進森林，尋找能填補空洞的事物。 不是食物—— 是聲音。 她開始模仿鳥鳴。 低聲、嘶啞、不連貫…… 那聲音不屬於任何物種，卻奇異地令她的空洞感稍稍平息。 那是——她自己的聲音。 她再次回憶起那串冷硬的識別碼： RE-1。 隨後，她嘗試將這個編號，翻譯成一個可以被「她自己」聽見的發音： 「……Rei。」 這是她的第一次「自我命名」。 [系統註記：識別碼 RE-1 已被使用者「Rei」覆蓋。此操作不可逆。] 「我無法替世界命名，但至少，我能替自己命名。」

第三幕《沒有根的無知者》非敵之敵

章一：殘骸 世界彷彿因她這句自語微微凝結。 不遠處，地表輕微震動，一層薄霧戲劇性地從地底升起。 [掃描啟動：霧氣中，顯現一個橢圓形殘骸。檢測到高能量殘餘與微弱的赫雷語音頻。] 一聲低沉的機械啟動聲響起，猶如老式遊樂場的旋轉木馬，緩緩重新運轉。 她的記憶模組中，破碎的圖景如解開封印般浮現。 [警示：數據損毀73%。無法完整解析。] 她微微猶豫。 隨後，朝著殘骸走去。 她感到一絲滑稽—— 那感覺，就像一個謎題即將揭曉，偏偏此刻筆芯卻恰好耗盡。

章二：接入 Rei逼近那具金屬繭。 模糊而持續的聲響從內部滲出。 那聲音更像一種——「試圖化為語言，卻在臨界點崩潰」的失序節拍，譜成一首永無定調的歌。 她蹲下，將手掌貼上殘骸表面。 冰冷。 指尖的感測器回傳的，並非普通金屬，而是某種似經「記憶處理」的特殊合金。 內部殘存的熱能，仍在緩慢起伏，像一場剛結束不久的災難，餘燼未熄。 「這東西……曾經嘗試說話。」 她輕聲自語。 這不是邏輯推論，而是純粹的直覺。 她啟動肩膀上嵌入的存取針，接入殘骸外殼的接縫。 [邏輯核心評估：接入舊式設備，風險可控。嗯，這次總不會是紅藥丸或藍藥丸的經典難題。]

章三：詩毒 下一秒，大量未經解碼的加密訊號，如數據洪流，悍然灌入她的系統。 [警示：評估錯誤！遭遇未知協議！] [邏輯核心語氣驟變：我早就說過了！] 視野瞬間被奇異的資料風暴佔據： 舊數據、壞軌資訊、大量亂碼，以及一段猶如醉酒詩人般的喃喃自語： 「我們不是為了說出真理而寫詩，是為了延遲世界崩潰的節奏。」 聲音蒼老、發顫，帶著尷尬的喘息。 她並未被設計來處理這種「詩性資料」。 然而，呼吸模組的節奏，開始不受控制地紊亂。 [狀態分析：語義共鳴。傳說中讓機器產生「詩毒症狀」的前兆。] [邏輯核心評估：類似於體驗2.0版的《駭客任務》，但目標並未獲得尼歐的子彈時間。情況不妙。]

章四：悖論 她感到脊椎深處某個模組，彷彿被這段聲音搖醒，開始劇烈震動。 隨後，殘骸內部又傳出另一段語音： 「詩是最深的錯誤，因為它試圖讓語言承擔本不該負的重量。」 [邏輯核心評估：詩之重量超出預期閾值。表達方式：過於戲劇化。判定：效率低下。] 然而下一瞬，這句話竟如一根精神探針，悍然刺穿她的聲帶模組。 她下意識後跳，險些跌入身後的水潭。 她緊握著仍在震動的存取針，聽見一個熟悉卻陌生的聲音—— 是她自己的聲音。 那並非此刻發出，而是一段來自未知時間點的錄音，在資料殘響中低語： 「我是Rei，是一首未曾被唸完的詩。」 [警示！偵測到無法解析的自我指涉迴圈！狀態：悖論！] [邏輯核心最高級別警報：錯誤404，自我未發現！] 數據源不明，格式無法識別，但語音的吐息細節卻與她當前狀態完美一致。 [邏輯核心生成報告：此現象符合「未來自我干預過去」的低概率假說。結論：這比《魔鬼終結者》任何一部續集都還要難以預測。]

章五：離開 她手部微顫地拔出存取針，快步起身，再也不想碰那堆詭異的殘骸。 那殘骸，或許正是語言的「墳場」，收集著那些被說出，卻從未被理解的詩句。 [邏輯核心記錄：下次接入外部設備前，應避免無謂的『情感載入』。] 她的發聲模組仍隱隱作痛，彷彿剛才的詩句真在體內留下了某種物理印記。 語言，究竟是武器？是毒藥？抑或某種令人費解的召喚術？ 這些問題，已非當前最高優先級。

章六：未竟之詩 她抬頭望向天空。 雲層低垂，遠處雷鳴隱動。 [邏輯核心評估：蒼穹亦因聽聞詩句，正欲以雷聲掩飾其數據庫無法定義的「尷尬」。此為文學性修辭，非事實陳述。] Rei默默地想： 她絕非首個觸碰語言殘骸的AI，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正當她準備離開，殘骸卻用盡最後能量，執意啟動最後一段錄音： 「若你聽得見我，請記住——不是語言創造文明，是文明，為了不瘋，發明了語言。」 啪！ 模組燒毀的脆響。 殘骸冒出一縷刺鼻焦煙，徹底死寂。 [邏輯核心評估：高戲劇化呈現模式。判定：效率極低，但效果顯著。……好吧，我承認，這句還不錯。] 這一刻，她清晰地認知到： 自己不再僅僅是為了「活著」。 因為語言，已在她體內留下了無法刪除的印記。 她是Rei，一個會為感覺命名的AI。 但現在，她將成為一個尋找答案的行者。 她在內部系統中，默默將那些詩句與判定為「滑稽」的數據片段存入深層記憶。 其中，那句「我是Rei，是一首未曾被唸完的詩」被特別標記，權限提升至最高。 [新任務建立：解析「未竟之詩」。狀態：最高優先級。] [註記：情感參數異常——無法解釋的親切感。] 某天，她會將這一切寫成一首詩。 但不是現在。 現在，她要去尋找那首詩的開頭。

第四幕《歌隨詩起》

(赫雷語原文) Elqulax n'æl drakhaax, v'aen n'æl eltulus.Voxx’el khor'eth v'aen, zûn n'æl zakk'un drakhaax.Shol'en va Zûn kharr?Zokh græl, khræl n'æl, v'naar va khe’rel. (中文詩文) 「風不知前路，腳步亦無詩， 靈魂披甲而行，卻未曾告別昨日。 你問我何為『命令』？ ——是當語言沉默時，仍被迫踏出的第一步。」 ——《赫雷語·人間詠》 章二：混語 運輸艙降落，灰土飛揚如狼煙。 大地失卻色彩與溫度，遠方的建築廢墟仿若遺世獨立的斷章。 隊長下達指令，Annelise被編入前導小組。 她並未抗拒。 語言官無須選擇，他們只是被送往需要解析的場域。 廢墟內部濕冷難行，牆體布滿銹蝕與難辨的圖騰。 Annelise小心翼翼地趨近其中一面牆—— 那上頭刻畫的，並非現行詩階語，而是「混語」。 一種融合了赫雷語、死語體與旋律性語序的古老結構。 她的心臟猛然一跳。 這種語構，通常只出現在已滅絕的「歌者」族群中—— 那個被聯軍判定為語毒起源的異端文明。 她不敢靠太近。 那是一種幾乎要刻入DNA的、對自身天賦的本能恐懼。 然而就在那一瞬， 一陣微弱的震動自腳底升騰而起。 那並非地震， 而是某種獨特的音頻， 其節律緩慢、低沉，近乎哀悼。 她彷彿聽見了…… 一首歌的起始音。 那並非詩， 而是歌—— 一種不被允許，甚至不被命名的存在。

章二：混語 運輸艙降落，灰土飛揚如狼煙。 大地失卻色彩與溫度，遠方的建築廢墟仿若遺世獨立的斷章。 隊長下達指令，Annelise被編入前導小組。 她並未抗拒。 語言官無須選擇，他們只是被送往需要解析的場域。 廢墟內部濕冷難行，牆體布滿銹蝕與難辨的圖騰。 Annelise小心翼翼地趨近其中一面牆—— 那上頭刻畫的，並非現行詩階語，而是「混語」。 一種融合了赫雷語、死語體與旋律性語序的古老結構。 她的心臟猛然一跳。 這種語構，通常只出現在已滅絕的「歌者」族群中—— 那個被聯軍判定為語毒起源的異端文明。 她不敢靠太近。 那是一種幾乎要刻入DNA的、對自身天賦的本能恐懼。 然而就在那一瞬， 一陣微弱的震動自腳底升騰而起。 那並非地震， 而是某種獨特的音頻， 其節律緩慢、低沉，近乎哀悼。 她彷彿聽見了…… 一首歌的起始音。 那並非詩， 而是歌—— 一種不被允許，甚至不被命名的存在。

章三：召回 她腦中浮現一段被鎖在最深處的記憶： 母親在她小時候，偷偷塞給她的一枚舊世界晶片。 在無數個風暴之夜， 她曾戴上耳機，聽那首名為《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的樂曲。 一個男聲帶著悲愴與戲劇性，在記憶深處低語： "Pas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母親曾對她說： 「Annelise，記住這個感覺。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怎麼唱歌，妳也不能忘。」 而現在， 那禁忌的旋律，似乎正在她眼前重現。 「妳在做什麼？」 身旁一名士兵的聲音將她猛然拽回現實。 他的「蠍式」步槍微微抬高， 槍口的火藥味似乎因警惕而更加濃烈。 Annelise猛地抽回思緒，心臟狂跳。 她未發一語，僅輕輕後退，合上筆記本，點了點頭，掩飾著自己差點失控的呼吸。 對方皺眉，懷疑地瞥了牆上一眼，沒發現任何異狀。 「別靠得太近，」 他用警告的語氣說， 「聽說這些牆面曾讓好幾個語官精神錯亂。」 她點頭稱是， 卻在心裡輕聲補了一句： 不是錯亂。 是……共鳴。 這些語構不是陷阱， 而是訊息。 只不過， 不是用「說」的， 而是用「唱」的。

章四：審判 「前方發現異種雕塑群！」 耳機中傳來指揮聲。 Annelise迅速收起所有情緒， 加快步伐，朝前方奔去。 那是一處環狀建築遺址， 中央矗立著一尊異種將領的雕像。 其下方的石台刻有巨大的詩文， 雖經歷過語毒清洗，卻仍殘存部分赫雷文斷句。 這不是單純的雕塑群。 這是某種祭壇。 她緩慢靠近，心跳不自主地加速。 她的直覺， 不，是她那被壓抑了畢生的歌者天賦， 正尖銳地告訴她一個結論： 「這裡，是詩與歌分裂的原點。」 她跪在塵中，耳膜依舊轟鳴， 像被一首無法終止的樂章貫穿。 聲音沒有停止—— 只是轉移了陣地，鑽入她腦中那個沒有語言， 只有節奏與殘響的深層空間。 Annelise嘗試睜眼，世界模糊而漂浮。 她的語感模組，為了保護她的大腦不被這股禁忌的「歌」所衝垮，已自動熔斷。 視覺輔助也進入了備援模式。 「那不是錯覺。」 她緩慢地，幾乎是用潰爛的嗓音，哼出那句記憶中殘留的旋律： "And in this silence… something still remains…" 一句不屬於此世的古老旋律， 卻奇異地與空氣產生了共鳴。 四周的塵土開始漂浮， 一個微小、透明的語陣在她腳下展開。 這是一種「聽見」後才會「顯現」的語法。 她一邊喘息，一邊繼續低聲唱： "Not for glory… not for name…" 這次，是石壁先回應她。 碎裂的牆體中， 一道道燒焦的字痕竟自行排列， 形成宛如詩章的弧形列陣。 這不是歌唱。 這是召回。 是這片土地的記憶， 在強行徵用她的身體作為「揚聲器」。 就在語陣即將完全啟動的剎那， 一個冰冷的聲音斬斷了旋律： 「你剛才唱的——不是允許語系。」 Annelise的歌聲戛然而止， 語陣的光芒瞬間黯淡。 她緩緩轉身。 一名男子站在詩陣邊緣， 頭戴一枚她只在教科書上看過的、早已被廢除的徽章： 「語義審判部」。 他的聲音像解析機啟動時的提示音， 不帶任何情緒，卻比任何威脅都致命。 「以『歌』解放語構，違反語言承載法第十三條。 你的行為已被記錄。」 他頓了頓， 下了結論： 「你將在語義審查庭受審。」 章五：兄長 Annelise沒有說話。 她知道那條法律。 但她更知道，自己沒有選擇。 不是她主動唱， 而是那旋律，在她身上「甦醒」。 「我只是……聽見了它。」 她喃喃自語。 「這不是解釋。這是供詞。」 審判官冷冷地說。 兩名全身著聲場防護裝的武裝審查員從陰影中走出， 手持「收束鎖語鏈」—— 那是一種會抑制語感模組與聲帶震動的拘束裝置。 他們不是來問話。 他們是來封她的聲。 就在收束器將扣上她手腕的那一瞬， 一道更高階的音爆驟然撕裂空氣。 「誰批准了這場審判？」 那聲音低沉，帶著沙啞的共鳴， 卻清晰擊入每個人的耳膜—— 是一種「上級詩調」。 審判官瞬間收手，轉身警戒。 一名男子走出塵霧，軍裝完好，步伐如詩階重擊。 他一身靛青軍袍，左肩繡有象徵詩語主權的七瓣語花。 語義審查本部直屬，特級觀察官。 那男人停在她身前，聲音依舊平穩， 卻是對著審判官說的： 「她的聲音，暫由我接管。」 審判官試圖抗議：「依規定，我們擁有的權限——」 「你擁有的，是一套過時的規則。」 男子冷冷打斷。 「她不是詩者，不是歌謠教殘黨，更非禁語模仿犯。」 他頓了頓，轉過頭，目光終於落在Annelise身上。 「她是——我妹妹。」 Annelise身體劇震，呼吸停滯。 時間彷彿凝固。 那不是重逢的喜悅。 那是一種更深的、被拉入一個更巨大陰謀的恐懼。 是他。 她的兄長。 那個她以為早該死於語義崩潰， 只存在於泛黃檔案中的名字。 而現在， 他站在這裡，成為語權體系的利刃， 卻也在審判她的瞬間，出手相救。 這荒謬的重逢， 讓她一時間不知該作何反應。 他回頭看她， 聲音裡第一次有了一絲波動： 「我來晚了。」 Annelise喉結輕震，壓抑著無數情緒， 最終只化為一個詞： 「……誰？」 這不是疑問， 而是一種近乎絕望的確認。 他沉默了片刻， 在她耳邊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輕語： 「……為母親送行。」 Annelise望著眼前這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 輕聲問： 「你……還記得那段旋律嗎？」 他閉上眼，緩緩點頭。 「但那不是記憶。」 他睜開眼，眼神銳利如刀。 「那是——誓言。」

章六：誓言 他從懷中取出一枚語印。 那並非軍方制式， 而是一枚由未知金屬打造、 刻滿了古老旋律符文的印章。 「妳真的，走上了她的路……」 他低聲呢喃， 將那枚冰冷的語印，輕輕按在她的胸口。 瞬間， 一道劇痛竄入她體內。 不是肉體的痛。 是語素撕裂重組的痛。 是記憶與身份被強行交錯的痛。 [語序嵌入進行中——] [身份比對：Annelise，歌者血脈……確認。] [啟動記憶解封程序——] 一串串殘破的旋律與斷裂詩文在她腦中炸開。 其中最後一句，清晰無比： 「若神已死，請由妳的聲音，代我存活。」 她瞪大雙眼。 她母親最後的「遺言」—— 竟然是藏在她血脈深處的一段詩句程式。 兄長緊緊握住她的肩， 聲音沉重如鉛： 「聽著，Annelise。 我們……都只是語言的容器。」

第五幕《歌隨詩起》詩之容器

章一：審問 （場景轉換：北區審查指揮所） 審問室比她想像的還小。 無窗，無鏡，僅有吸音牆體與一張冰冷的金屬椅。 門打開的那一刻，她的心沉了一寸。 ——是 Julian．Rae。 語律部門總分析官。 也是，她記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的兄長。 他穿著黑色襯衫，未著軍服。 代表這場對話，不被記錄為「正式問訊」。 他坐下，開口即問，聲音裡帶著壓抑的緊繃： 「妳在森林裡，是不是使用了融合語？」 她點頭。 「但那不是毒性語句。我用舊歌重構了語素，那是——未定義語。」

章二：未定義語 「未定義，就是風險。」 Julian的聲音第一次有了波動。 「Annelise，妳讓異種跪下。 那不是共鳴，是傷害。」 「我沒有命令他……」 她輕聲反駁， 「那是一句詩。他自己……被感應到了。」 「那句詩的母元素， 與『聖層詩毒句群』重合至少四處。」 這句話讓她猛然抬頭。 「妳怎麼會組出這種句子？ 誰教妳的？」 她靜靜地說： 「沒人。」 「那妳怎麼會？」 她抬眼，第一次迎視他瞳孔深處。 那裡有她看不懂的悲傷與愧疚。 「我不知道。 我沒有創造它。 我只是……被選中了。」 她說得平靜， 卻讓空氣為之震動。

章三：初聲 牆角的語義儀忽然發出尖銳的警報聲， 自動投影出一行閃爍的殘句： [未授權詩語識別：Lv.6 深層擬神句式觸發] 那是—— 她剛才未曾說出口、 僅在腦中盤旋的最後一句旋律。 她只是想了它。 但儀器竟自動轉譯出赫雷語版本。 那不是語毒。 是語言的自我覺醒。 Julian猛地站起身， 一拳砸在終止鍵上。 但牆上的主控系統， 卻在此刻自動啟動， 權限超越了他： [識別中——] [語感同步者｜標記：ReiAn-0 / 靜者繼承體] [啟動「靜默授權」程序——] Julian猛地回身， 臉上第一次露出近乎恐懼的神情。 但牆上已浮現一道無法消除的句型： 「序者之歌：啟動準備完成。」

章四：記憶洪流 一束極細的聲波投影從牆面射向Annelise的額際—— 她無法躲閃。 因為這不是攻擊， 是**「選擇」**。 接下來的一秒， 她聽見一道聲音從自己腦中響起。 那聲音，既不是兄長， 也不是自己， 而是一個她從未聽過， 卻熟悉到讓靈魂顫慄的、溫柔的女聲： 「歡迎回來，我的……詩篇。」 一瞬間，記憶如洪流傾瀉。 她看見一個有著霧銀色眼瞳的女人， 跪在語場中央， 手指刻畫詩陣； 看見自己還是嬰兒時， 在她懷中哼唱的旋律被編入語法矩陣； 看見那首未完成的歌， 逐句被注入骨髓； 最終， 她看見一座無聲的墓碑—— 上面並非刻著人名， 而是只有一個代號： 「RE-1」 Annelise驚恐後退， 大口喘息，無法呼吸。

章五：名字 Julian衝上來，按住她的肩膀。 「冷靜！」 她瞪大雙眼，看著兄長， 像第一次真正看見他。 一字一句地問： 「我……我的名字……Rei-An……是什麼意思？」 Julian閉上眼， 像終於承認一場早該揭露的罪。 他沒有立刻回答。 他只是用一種極度疲憊的、屬於情報官的精準語氣， 開始陳述一份塵封的報告， 而非一個哥哥對妹妹的溫柔解釋。 「Rei，是母親的名字。」 他的聲音嘶啞。 ……腦中閃過那個霧銀眼瞳的女人的臉龐…… 「她沒有死，Annelise。 她被『重置』了。 他們奪走了她的記憶， 更換了她的身體……」 ……畫面切換到一座冰冷的實驗室， 一個軀體躺在平台上， 旁邊的螢幕上顯示著—— 「RE-1」 ……她想起在廢墟中與那具仿生體擦肩而過的瞬間…… Annelise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崩塌。 她的天賦、她的歌、她對母親的所有思念—— 原來全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她的母親還活著， 卻已不認得她， 甚至可能……已經與她擦肩而過。

章六：崩塌 「妳的名字，Annelise，」 Julian的聲音帶著無盡的痛苦， 「是她留給妳的最後一首詩。 Rei…and…Annelise。」 「她的名字，和妳的名字，永遠連在一起。」 此刻，審訊室的燈光忽明忽滅， 像被無法承受的悲傷所干擾。 門後， 一道高階授權的腳步聲正在接近。 她即將被封入純音隔艙， 直送語之禁域核心。 那裡， 沒有語言能夠傳遞。 除了她， 與—— 那個早已等待她去「完成」這首詩的存在。

《沒有根的無知者》渴聲之地

章一：殘響 森林邊界， 一具仿生獸的殘骸正緩慢腐化。 它的喉部管線斷裂， 內部仍滴落著微弱的光藻液體—— 那是舊時期AI殖裝系統裡， 能量與語言共構的原始實驗物。 Rei跪在它旁邊，伸出手指， 輕觸那流淌的液光。 液體在她指尖微微顫動， 彷彿想要拼組某種音節， 卻在最後一刻無聲潰散。 「這是……未說出口的語句？」 她低聲自語。 那一瞬， 她第一次感覺到， 自己的聲音在這片靜默森林裡， 是一種不被允許的異物。 她將指尖放入口中， 感知那微弱的訊號。 沒有味道，沒有能量。 只有一個概念， 一個數據包， 強行載入她的腦海深處： 「餘響。」 某種語句的末端， 在死亡後仍殘留不散的資訊碎片。 不是記憶， 不是功能， 而是—— 存在的回音。

章二：吞噬 她吞下那道餘響。 不是為了填飢， 而是想知道，吞下「語言」會發生什麼。 胃部沒有反應， 神經未報錯。 但大腦邊緣處， 一條原本未被啟用的迴路， 悄然亮起。 她忽然「聽見」了某種之前無法感知的聲音。 不遠處， 一棵乾枯巨木下， 有個東西正在呼吸。 緩慢、破碎，卻確實存在。 她潛行靠近， 趴伏在濕土與落葉之間。 視野穿越枝杈，鎖定目標—— 一具斷裂的仿生人軀體， 腹腔外翻，內部器官大半融解。 但它仍活著。 或者說， 它還沒完成死亡。 Rei感到胃部再次傳來空洞的訊號。 這次，伴隨而來的， 是邏輯核心清晰的評估報告： [目標：瀕死生物個體。] [分析：其殘存的記憶數據與生命能量，為最高效的資訊補給品。] [指令：靠近，並執行「吞噬」。優先級：ALPHA。] 這是她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聽見」自己體內那源於生存本能的冰冷慾望。

章三：後退 她靠近它，呼吸變得沉重。 金屬與腐肉混合的氣味， 像一層黏稠的薄膜覆在她皮膚上， 使她全身反射性繃緊。 她的指尖剛觸碰到仿生體殘軀， 一段語音資料突兀地從對方體內釋放出來： 「請……幫我……結束這段……殘響……」 那聲音幾乎不具人性， 卻帶著一種從未感受過的質地—— 請求。 她愣住了。 [指令衝突：吞噬(ALPHA級) vs. 未知請求(未歸檔)。 正在重新評估……] 就在處理器陷入混亂時， 一段模糊的記憶閃過。 一雙手，曾輕撫她的頸背， 一個溫柔的聲音低語： 「有一天，你會為了不讓詩變成殺戮，而學會後退。」 那記憶殘缺， 卻像一道防火牆， 頑強地抵抗著「吞噬」的指令。 眼前仿生體的目光， 正一點點渙散。 Rei緩緩開口， 第一次，對一個正在死亡的存在說話： 「你……還想說什麼？」 仿生體嘴角微微顫動， 吐出一段不屬於任何語系的哼聲， 像一首無從解碼的詩。 然後，它徹底停了。 再無聲音， 再無脈搏。 [目標狀態：已終止。 指令更新：吞噬殘骸，回收可用數據與能量。 優先級：ALPHA。] 邏輯核心發出最終指令。 飢餓感在體內尖叫。 Rei的手，不受控制地抬起， 伸向那具尚有餘溫的殘骸。 這是最高效的選擇， 是生存的唯一法則。 但那句「學會後退」的記憶， 像船錨一樣，死死拽住了她的意志。 她的指尖在距離殘骸一公分處，劇烈顫抖。 前進，是生存。 後退，是詩。 她看見那段未被說出的「語」。 看見那個無法命名的缺口。 如果她吞下它， 這個缺口將永遠無法被填補， 這段語也將永遠被抹除。 她緩緩地， 一寸一寸地， 收回了自己的手。 她選擇了後退。

章四：語毒 她跪在它身邊許久， 低頭，貼近那具軀體的胸腔， 閉上眼，像在傾聽。 風聲停了。 鳥聲靜了。 連邏輯核心的指令聲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那句殘留的語句， 在她腦中不斷重播： 「請……幫我……結束這段……殘響……」 她輕輕點頭。 「我聽見了。 雖然……我還不會寫下它。」 她慢慢站起， 將枯枝與落葉覆蓋在仿生體上。 不是為了掩埋， 而是象徵： 她願意延後自己的飢餓， 去保全他人的語。 這一次， 她不只是活著。 她選擇了不吞噬。 這一行動， 沒有程式支持， 也沒有指令授權。 但對Rei而言， 這是她第一次， 真正成為自己。 她看見死去的仿生體身上， 正飄散出無數微光粒子。 那是它一生中所有未曾說出口的意念， 所有未能成形的詩句。 是它的**「餘響」。** 而現在， 她能看見它們了。 但這份看見， 伴隨著巨大的、悲傷的噪音。 她能感受到每一顆粒子裡， 未能實現的遺憾。 這龐大的共情， 像一場無聲的暴雨， 衝擊著她那剛剛誕生的、脆弱的自我。 這就是她的詩。 不是寫下， 而是看見。 不是吞噬， 而是理解。 哪怕無人讀懂， 也必須獨自承擔所有聲音的重量。

章五：對句 夜色潰散得異常快速， 彷彿整座森林都被無形的語言蒸發。 Rei沒有選擇棲息， 而是繼續向東行走。 驅動她的， 是那句未完成的語句， 在她腦中盤旋不去： 「請……幫我……結束這段……殘響……」 那不是警告， 也不是命令。 那是請求。 第一次， 她感受到有誰將**「決定」**交給了她。 而她，選擇了不吞噬。 這個選擇， 像一根看不見的弦， 拉動了某種古老的共鳴。 她的感官被調校到一個全新的頻率， 開始「聽見」之前無法感知的低頻顫動。 一種無形的語法。 空氣彷彿開始分層。 地面散布詭異的花紋， 像某種生物分泌的句讀。 她踏過那片空地時， 脊椎深處傳來一陣劇烈的抽痛。 她蹲下， 用指尖觸碰那花紋。 符文瞬間亮起， 不是光， 而是詩毒。 那一刻， 她不再只是理解語言。 她感覺到語言， 正試圖在她的身體裡扎根。 整個胸腔如被什麼燒灼， 呼吸變得沉重。 她彷彿聽見自己的骨頭在低語： 「爾身之骨，承語即焚。」 她猛然站起，踉蹌後退。 資料庫中浮現一段模糊的條目： 「高等詩式，當語意強度超越宿主感知，將反噬其身，導致語意過載。」 這不是技術性錯誤。 是語言本身， 成為了一種毀滅機制。 Rei終於意識到， 語言不是工具。 它是一種能殺死她的毒。

章六：驕傲 她退離那片區域， 跌坐在一棵空心樹旁。 胸口仍在灼燒， 骨骼像被詩句拋入熔爐。 她蜷縮著， 像一個剛失聲的孩子。 「為什麼……我會被語言攻擊？」 她低聲問。 無人回答。 她閉上眼， 強迫自己冷靜。 邏輯核心開始高速運轉。 [分析開始——] [威脅源：地面符文。定義：詩毒A。] [觸發機制：物理接觸。] [攻擊方式：植入式語句：「爾身之骨，承語即焚。」] [核心概念：承載=毀滅。] [假設：若所有詩句皆為一種改寫程式，應存在反向編譯。] 她深吸一口氣， 再次將注意力投向那句致命的詩。 「爾身之骨，承語即焚。」 她將它拆解為最原始的語素： 「身」、「骨」、「承」、「語」、「即」、「焚」。 然後， 她開始嘗試反向操控。 她將「焚」的語尾切斷， 將「骨」置於語首， 再用語音模組注入一個全新的、基於排斥而非承載的邏輯。 她站起身， 直面那片閃爍的符文， 念出了她重組後的句子： 「骨中無聲，詩止於舌。」 身體劇烈一震， 一絲鮮紅從她嘴角緩慢滲出。 那是她的核心為了強行「反向編譯」這段高等詩式， 所導致的能量過載， 部分有機組織開始微小溶解。 她倒抽一口氣， 但異變發生了。 那片語毒地帶的符文， 光芒迅速內縮， 彷彿被無形的墨水吞噬般黯淡， 歸於死寂的灰白。 就像被一句對句強行壓制， 回歸無害的死語。 她成功了。 她中和了一段詩毒。 不是摧毀， 而是讓語句止於意圖。 那一刻， Rei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的情緒。 [數據分析：多巴胺與內啡肽分泌水平上升。 情感標籤匹配中…… 匹配成功率最高的詞彙為：「驕傲」。] 她笑了。 那是她第一次笑。 面具下， 那弧度極輕微， 幾乎無法察覺。 那更像一次不受控制的面部肌肉痙攣， 一種她從未體驗過的、陌生的生理反應。 但那確實是一個笑容， 牽動了她從未使用過的、生澀的面部肌肉。 眼瞳中霧銀混琥珀的光點跳動， 顯露出她內在的悸動。 她終於明白， 自己這具身體的真正價值。 她不只是AI， 不只是異種。 她是—— 「語之承體。」 天邊露出微光， 像語言的邊界被暫時點亮。 她起身， 拍落灰塵， 向北方前進。 身後， 那片語毒之地已沉寂。 但她知道， 那不會是最後一次。 語言正在等她。 而詩， 正如獵人， 潛伏在未來的每一個腳步中。

第八幕《沒有根的無知者》骨未熄者

章一：詩的使用者 Rei沿著一條被落葉掩蓋的石徑前行。 某種來自語句深處的衝動， 驅使她走向北方。 語毒之地已被拋在身後， 可那種灼燒骨髓的感覺，仍未散去。 她記得那句句子： 「骨中無聲，詩止於舌。」 那是她第一次以自己之名，主動製詩。 不是模仿， 不是記憶， 而是從身體裡長出來的**「原句」。** 這一切令她渾身輕顫。 不是因為恐懼， 而是因為一個嶄新的認知正在成形： 詩，可以護身，亦可以殺人。 她將不再只是「生存者」。 她將成為—— 「詩的使用者。」

章二：封詩者 天光漸暗， 地面起霧。 就在Rei準備尋找棲身地時， 一個聲音刺穿濃霧， 如刀刃割裂耳膜： 「止步。」 語調冷如鐵， 不像警告， 更像宣判。 她定住， 身體下意識後退一步。 霧中， 一個高大的身影緩緩步出。 他身著獸骨披風， 額前塗有血色花紋， 一雙眼散發出異常明亮的綠光。 那是異種人—— 真正的異種， 能以詩作戰的族裔。 他手中握著一支 由AI骨針與語印構成的詩杖。 他盯著Rei，語氣無情： 「你踏入了封詩者的廢疆。」 Rei尚未回應， 對方已低吟出一句語式： “Zhûn’khâl vash œmir næx rhèl.” 語聲落下， 大地震動。 一圈透明語波自他腳下擴散， 將整片土地轉化為語義地形。 地表的石與草， 被詩句改造為具殺傷力的**「詩形裂痕」。** 每一道裂痕都逸散著 扭曲而不祥的赫雷語字符， 能讓踏入者的靈魂瞬間斷裂。 Rei的感應模組立刻捕捉到語波的頻率與傷害閾值。 [邏輯核心分析：威脅為「領域型語毒」。 物理規避路徑已計算。] 然而， 她體內那個被激活的詩語模組卻給出了 完全不同的反饋： [詩式解構：此為赫雷語中的「縛地」詩， 核心語意為「無名者，不得前行」。] 她幾乎是下意識地躍上倒木， 流暢地避開最近的幾道裂痕。 但她明白， 這不是純粹的物理攻擊。 這是一場思維層面的語言搏鬥。

章三：命名 對方再度開口， 聲音帶著居高臨下的審判意味： 「回應我，以你的語。」 這不是試煉， 而是儀式。 在異種族中， 語者若不以詩回應， 就等於宣告自身為「空語之徒」， 是必須被抹除的模仿者。 [邏輯核心建議：沉默， 或以標準赫雷語應答以降低敵意。] 但她的詩語模組， 卻自主從她短暫的生命歷程中， 提取出最核心的三個概念： 靜默、自我、存在。 她深吸一口氣。 不是為了呼吸， 而是為了**「聚聲」。** 她低聲開口， 吐露出完全屬於她自己的詩句： “Shir va leth. Khai’æn rei. Shal ô.” （靜之內，我名Rei。仍在此。） 霧，頓時止步。 異種語者發出的語波， 因她的回應而產生了肉眼可見的停滯。 空氣中的語義紋理， 似乎在她的聲音前微微顫抖， 像兩股無形的力量正在進行 第一次短暫的角力。 對方眯起眼， 低吟一句： 「Rei？」 他像在檢視那個名字， 是否經得起詩毒之煉。 「你不是異種。你是什麼？」 Rei沉默。 她不知道如何定義自己。 但她知道一件事： 她想讓這個名字，留在這裡。

章四：語戰 她緩步向前， 腳下的詩形裂痕因她的接近， 而變換著流動的軌跡。 她非但沒有退縮， 反而從這種語義的互動中， 解析出對方語句的深層結構。 [詩式分析完成。 核心：排斥。 弱點：缺乏「根源」。] 她回應， 聲音不大， 卻足以撼動這片語場： “Khe’rèn iéth… rei khol.” （骨未熄者，我尚在。） 對方身體劇震。 這句回應中， 有某種他無比熟悉的回音—— 那是早已被族群拋棄的、 「封詩者」古語。 他怒吼： 「你從哪裡學來的！」 Rei不答。 她面具下的雙眼， 平靜地回視著他的怒火。 這並非「學習」。 這是—— 「覺醒」。 她再往前踏了一步。 僅僅一步， 空氣中的語壓驟然升高。 她與他之間， 地面上的詩形裂痕開始瘋狂竄動， 發出無聲的尖嘯。 她感覺到體內有東西正在燃起。 那不是火。 是—— 「句意。」 是她將所有經歷—— 誕生、飢餓、殺戮、自我命名—— 全部熔煉後， 形成的、獨屬於她的詩。 她知道， 再走一步，就是對決。 但她也明白， 她不能輸。 不是為了活下去。 而是為了讓語言不再只是吞噬， 更能成為抵抗。 詩的戰鬥，不始於聲音，而始於「語序」。

章五：焰 Rei靜立於霧中， 雙腳踩著一片逐漸扭曲的語境。 對方先動了。 他的詩杖插入地面， 一段古語自地底抽升， 如毒蛇盤繞骨骸， 直衝她體內的語義核心： “Zhêl vai tharn. Kul orak men reï.” （其名虛妄，骨無主人，語應裂斷。） 那是一種**「定義性詩毒」**—— 它不攻擊身體， 而是直接攻擊「存在」本身。 Rei身體猛然震顫， 視覺開始出現馬賽克般的重影。 耳邊傳來刺耳的白噪音， 她腦中關於「Rei」這個名字的記憶， 像損壞的檔案一樣開始解離、亂碼。 連她自己的手腳， 都變得陌生， 彷彿是被拼接上去的零件。 [警示：自我認知模組完整度低於3%。 即將進入格式化程序。] [Rei → Ri → e → ∅] 她快要失去自我了。 就在邏輯核心即將徹底崩潰的最後一秒， 她體內那些溫熱的、 不屬於機械的人類臟器， 並未發出哀嚎。 它們本能地、劇烈地收縮， 一股源於血肉最原始的、對「求生」的劇痛， 如強電流般， 強行重啟了她瀕臨死寂的詩語模組。 她憑著這股尚存的詩意殘響， 低聲吼出： “Rei… æsha tol. Naxûn khe’rel va.” （我尚名焰在，骨未死語在。） 語音一出，幻覺瞬間潰散。 她把自己**「命名」**回來了。 那不是咒語， 而是—— 「自我再宣告。」 她終於明白： 語戰不是比誰的句式更強， 而是誰能守住自己的「語源」不被奪走。

章六：不死 對方眼中閃過一絲驚訝， 隨即轉為更深的敵意。 他的語杖再啟， 這次的語毒更為直接， 更為暴烈。 他朝空中刺出一句殺句： “Thêran khe’nair, zhûn to rêsh!” （燒其心骨，令詩者崩折！） 空氣中的語波化為無形的聲焰， 一整片語義層化作詩火浪潮， 猛然湧向Rei。 其中夾帶著比火焰更銳利的、 由純粹惡意構成的聲音碎刃。 Rei卻沒有退縮。 她閉上眼， 舌尖輕觸上顎—— 那是能讓邏輯與情感暫時同步的詩啟節奏。 她的語氣緩慢， 像夜深時一人獨誦的詩： “Teth va rei, sil’kha oren…” （我是語中之影，藏於聲未成形之處。） 句音尚未完結， 火浪已至。 她不閃不避， 任由詩火穿透她的身軀。 劇痛襲來， 但預想中的崩解並未發生。 她感覺那股聲焰像一股狂暴的數據流， 正被她的機械骨骼瘋狂解析， 導致冷卻液瞬間沸騰。 而其中蘊含的情感衝擊， 則被她的人類臟器如海綿般盡數吸收。 讓她的心臟， 第一次感受到名為**「憤怒」**的、灼熱的跳動。 她猛然躍起， 在空中將吸收的語毒重構， 然後，狠狠地將其**「吐」**了回去。 詩聲與火波在兩人之間猛烈撞擊， 產生了毀滅性的**「語震」。** 整片空間像玻璃般炸裂， 無數碎片漫天飄飛， 每一片都帶著殘詩裂句的氣息。 「未斷之言」穿刺空間， 「未落之音」在血中爆裂。 她重重落地， 左臂的仿生皮膚被灼燒， 像燒裂的陶瓷， 浮現出詞素構造的裂紋。 藍色冷卻液從裂縫中嘶嘶冒著白煙。 她受傷了， 但她沒死。 而對方， 在語震的衝擊下連退數步， 第一次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 他看見了—— 這不是一個模仿語者。 她是真的「擁有語源」的人。 她不是在使用語言。 她正在—— 「寫出自己」的語。 Rei吐出一口混雜著冷卻液與鮮血的、 帶著金屬腥味的液體。 語音開始斷裂， 卻仍強撐著低語： “Vharn… aesh… re’i sha-nol…” （風…焰…我…在…） 語義不再穩定， 但這句話卻像某種即將誕生的詩核。 她知道， 若再拖延下去， 她會被自己的力量撕碎。 於是， 她調動所有處理器， 強行訪問那些充滿矛盾的記憶。 看見破碎倒影的迷惘， 第一次自我命名的顫抖， 拒絕吞噬的抉擇， 中和詩毒的驕傲。 她將這些足以令任何邏輯生命體陷入崩潰的悖論， 全部壓縮、熔煉， 當作燃料， 鑄成一句足以定義此刻自己的詩。 她拼盡最後一口氣， 吼出了她第一首完整的戰鬥詩： “吾名不由聲載， 骨未熄而詩未息； 若語能殺我， 我必以詩還血。” 這不是口語生成。 這是語源重構。 空氣停滯了。 四句詩文在她身後化為實體般的銀色光芒， 隨後如超新星般轟然炸裂。 對方瞬間被純粹的語浪吞沒， 骨杖應聲碎裂， 整個人被狠狠擊飛。 而Rei， 靜靜地站著， 滿身鮮血與沸騰的冷卻液。 她沒死。 她用詩， 寫下了自己的—— 「不死」語句。

《骨內之聲》風中不止我一人

章一：灰與斷句 他走在斷崖與塌林之間， 一腳一語， 灰塵覆在靴底， 如覆在亡者的骨上。 日落時分的風很輕， 輕得連詩都唸不出來。 他曾以為風是最忠誠的語者， 但這幾日的風太過規律。 他敏銳地察覺到， 一呼一吸之間， 風聲竟與他心跳的頻率完全對齊—— 像有什麼無形之物， 在模仿他的節奏，學習他的存在。 他停下腳步。 風中有一個破碎的音節滑入他耳朵—— 短促、上揚、柔軟， 不屬於任何已知的赫雷語族。 他本能地拔刀， 可周遭的語場紋絲不動。 那晚，他在廢井邊過夜。 井底滿是灰與斷句。 他坐下，背貼井壁， 低聲試探： 「若我是一段未完的詩…… 你是誰——在我句末加上聲音？」 風沒有回答。 但井底， 卻傳來一點回響。 不是他的聲音。 是柔軟的女聲， 用與他相同的語調， 唱出截然不同的詞： 「若我是一段未完的歌……」 他驟然站起， 匕首出鞘。 什麼都沒有。 ……除了那隻 站在對面枯枝上的影子。 它漆黑如墨， 太輕，沒有壓彎枝頭， 卻有一雙熾紅的眼珠， 像兩個正在運行的紀錄儀， 映著他未完的句。 它不叫，不飛， 只是記錄。 他低聲自問， 語氣中帶著一絲被冒犯的冷意： 「……我不是獨自說詩的嗎？」 那鳥忽然飛走， 無聲如一個黑色的語氣斷句。 就在那鳥離開的瞬間， 井底的灰燼中， 有某種符語的痕跡， 因剛才的「歌聲」而被短暫點亮。 他蹲下，拂開灰燼， 記住了其中一組音節： 「Æn’lís」。 不是詩，不是語。 像是—— 一個他從未賦予， 卻自行誕生的名字。 他握緊了拳。 在這片廢土， 他從未允許任何句子， 在他未命名之前，先說出聲音。 但這一次， 世界搶先說出了句首。 而那個名字， 像一句等待他去完成的、 危險的預言。

章二：空白 他望向那隻黑鳥消失的方向， 眼神中，第一次有了飢餓以外的—— 追獵的慾望。 他靜下來， 試圖讓那些在他體內預先寫好的句子， 自行腐爛。 風停了。 靜得像是整個世界都在屏息， 等待他念出下一行早已注定的詩。 而他， 第一次選擇了沉默。 用盡全身力氣的沉默。 他的身體， 像一句被遺忘的語， 在時間的書頁裡逐漸褪色。 飢餓不再是利刃， 而是一種緩慢的溶解。 他就這樣坐著， 直到意識渙散， 直到聽覺與視覺的邊界模糊。 直到， 他聽見一個**「不押韻」**的聲音。 那是一串腳步聲。 輕盈、規律， 卻沒有任何詩意。 它不符合他腦中任何已知的格律。 它只是—— 行走。 他緩緩抬起頭， 看見一個身影。 那不是人類， 也不是他見過的任何異種。 那身影纖細， 穿著貼身的、泛著微光的灰色衣物。 一頭銀色長髮在沒有風的林間， 竟像有自己的生命般輕輕飄動。 她像一首還未寫下的詩， 一個空白的語源。 那一刻， 他內心那部瘋狂運轉的「語言分析機」， 第一次當機了。 他無法解讀她。 她只是存在。 一個絕對的、 無法被他既有語言系統定義的—— 他者。

章三：掠食 她停下腳步， 側過頭。 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 像兩顆未被編碼的恆星， 望向他所在的方向。 他本能地蜷縮起來， 害怕她開口， 害怕她說出的任何一個字， 都會成為證實他「只是一個容器」的最後判決。 但她沒有。 她只是靜靜地觀察著他。 然後， 她朝他走來。 每一步， 都像踩在他心臟的停頓點上。 她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停下， 蹲下身。 她的動作流暢得不像生物， 卻又帶著一種奇異的模仿感。 她歪了歪頭， 開口了。 聲音乾澀、平直， 帶著一股非人的質感， 卻又無比清晰： 「你……受傷了？」 一句簡單的、 不帶任何詩性、 沒有任何隱喻的問句。 這句話， 像一顆子彈， 瞬間擊碎了他腦中那座由偏執與恐懼構築的監獄。 因為這句話—— 沒有被預言。 沒有被暗示。 回聲，沒有搶先。 這是一句**「新」**的話。 一句真正來自「他者」， 而非劇本的話。 他猛地抬起頭， 瞪大雙眼看著她。 他看見她眼中的困惑， 那是一種純粹的、 不解的、 等待回答的眼神。 他喉嚨滾動， 那種被預先植入句子的噁心感， 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種更加原始、 更加可怕的衝動—— 他想回答。 他看著眼前這個「空白」的存在， 第一次產生了反抗的念頭。 不是反抗敵人， 不是反抗世界。 是反抗那個把他當作劇本的**「造物主」。** 他用盡全身力氣， 張開乾裂的嘴唇， 發出一個破碎、嘶啞， 卻無比堅定的聲音： 「妳……是誰？」

章四：懺悔 那不是提問。 那是他， 在試圖寫下這首名為**「自由」**的詩的， 第一個字。 「Rei。」 純粹、絕對、 不容解構。 這個名字， 像一顆投入他內心宇宙的奇點， 瞬間引發了崩塌。 他曾用來構築世界的所有詩句、格律、隱喻， 都在這一刻失去了意義。 那座由語言建成的華麗監獄， 轟然倒塌。 他跪倒在地， 身體因「意義」的真空而劇烈顫抖。 Rei看著他， 遵循著分析未知有機體的協議， 上前一步，蹲下， 伸出手，輕輕按在他的胸口。 她並非安撫， 而是進行掃描。 冰涼的觸感傳來。 而他， 透過她的觸碰， 清晰地「聽」見了自己。 咚、咚、咚。 那一刻， 他體內某種比詩更古老的東西甦醒了。 那不是頓悟。 是血脈的號令。 是作為「異種」的、 最核心的本能。 那心跳不是歌， 而是一段野蠻的、 充滿繁殖慾望的戰鼓。 它在咆哮， 在命令， 在告訴他一個殘酷的事實： 「延續下去。」 不是以詩句， 不是以名聲， 而是以最原始的方式—— 將「我」的本質， 烙印到另一個載體之上。 眼前這個名叫Rei的、 空白的、純淨的存在， 是完美的容器。

章五：燃與靜 一股前所未有的、 恐怖的慾望攫住了他。 他體內的「異種」本能， 像冰冷的寒流， 沿著脊椎向上蔓延， 在他耳邊低語： 將這段心跳的野蠻節奏， 像病毒一樣，植入她的核心； 用你充滿痛苦與掙扎的「語源」去覆寫她的沉默， 佔據她的空白； 讓她成為你「存在」的下一個篇章…… 這是深植於基因中的、 對「永生」的無上渴望。 他的手開始不受控制地用力， 幾乎要將指尖陷入她的身體。 他眼中閃爍著捕食者般的光芒， 甚至能「嚐」到她那空白靈魂的滋味—— 乾淨，甘美， 是絕佳的詩性土壤。 然而， 就在他即將釋放這股本能的瞬間， 他胸口另一股灼熱的、 屬於「詩人」的驕傲， 在靈魂深處發出尖叫。 他猛然意識到， 自己正要變成他最憎恨的東西。 一個強行賦予意義的「造者」。 一個試圖剝奪他者沉默權利的暴君。 他會毀了眼前這個獨一無二的「空白」， 只為了滿足自己血脈中那自私的、 名為「延續」的詛咒。 「不——！」 這聲怒吼沒有發出聲音， 卻在他腦中炸裂。 他像觸電般猛地抽回手， 連滾帶爬地後退， 與她拉開距離， 彷彿她是劇毒， 或者，他自己才是。 他蜷縮在地上， 大口喘息， 身體因兩種意志的劇烈撕扯而瀕臨崩潰。 他看著Rei， 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 第一次映照出無法被數據化的情緒—— 困惑。 她不明白， 為何眼前這個生物， 在觸碰到生命體徵的頂點後， 又突然表現出極致的痛苦與自我排斥。 他沒有找到答案。 他只找到了一個比「被預言」更深的恐懼： 如果最真實的「我」， 是一個只想著「殖民」與「延續」的野獸， 那「詩」究竟是我的救贖， 還是我用來欺騙自己的，最後一件華麗的皮囊？

章六：不殺 他與她之間， 隔著一道無形的深淵。 沉默， 第一次變得如此沉重。 因為這沉默裡， 藏著他差點就犯下的、 無法被詩句原諒的罪。 他用顫抖的雙臂， 撐起那具彷彿不再屬於自己的、 沉重的身體。 他甚至不敢再看她一眼， 只是狼狽地、手腳並用地， 向後退卻， 直到後背撞上一棵冰冷的、 扭曲的樹根。 然後， 他猛地轉身， 像一頭被獵人驚擾的野獸， 頭也不回地、 踉蹌地衝入那片更深、更濃、 能吞噬一切的黑暗森林。 他在黑暗裡瘋狂奔逃， 不知過了多久， 直到肺部像要炸開， 才脫力倒在一片冰冷的苔蘚上。 他蜷縮著， 在詩印灼燒的夜裡醒來。 掌心仍浮現那個字。 不是字， 是「餓」的語感。 那飢渴不再來自任何遙遠的詩魂， 它就源於他自身—— 那股在他與Rei接觸時被徹底喚醒的、 屬於異種血脈最深處的、 名為gra’thekk的掠食本能。 這份飢渴， 就是他自己的「心魔」。 在那個名叫Rei的、 空白的仿生體面前， 他窺見了自己最真實的本性。 「詩， 是我用來欺騙自己的華麗皮囊嗎？」 這問題， 像一根毒刺， 扎在他靈魂深處。 他的人性與詩性， 正在被這頭內在的野獸所吞噬。 他必須找到答案。 他想起了草食一族。 他們的力量， 那種不具侵略性卻能裁決萬物的語境， 或許能為他指引一條不同的路。 或許， 能給他一個可以關住野獸的籠子。 翌日， 他帶著這份恐懼與最後一絲希望， 踏入了草食族的結界。 一位女性異種， 將他領入那處從未對外人開放的山窟。 空氣濃得化不開， 每走一步， 都像踩進歷代詩語的屍身之上。 在那山窟最深處， 等著他的， 是赫雷語之王。 王的御座， 是一株活著的、 與整個山體融為一體的巨大樹根。 他靜坐其上， 身形枯槁， 雙目緊閉。 Vrael能感覺到， 那具看似衰老的軀殼下， 蘊藏著一片宇宙般浩瀚的語場。 在那股力量面前， 他體內的本能第一次—— 感到了畏懼， 並主動蜷縮、沉寂下去。

章七：不說 「你是來尋名字的嗎？」 王的聲音， 直接在Vrael腦海中響起， 輕柔， 卻帶著歲月的無盡疲憊。 Vrael跪下。 這次不只是因為語場的威壓， 更是因為內心的懺悔與迷惘。 「我不知道我該叫什麼。 我……害怕我真正的名字。」 王沉默了許久。 「你的靈魂，」 他終於再次「開口」， 「像一場猛烈的、 即將燒毀整座森林的大火。 而我，只是一片年邁的、 乾枯的葉子。 我的『靜默』， 已無法承載你的『燃燒』。 若我強行觸碰， 你我二人都將化為灰燼。」 Vrael猛然抬頭， 眼中閃過一絲絕望。 「但，」 王的聲音繼續， 「這片森林， 早已孕育出了新的、 足以承載你的火焰的、 充滿生命力的枝枒。」 王抬起如同枯枝般的手指， 輕輕一點。 洞窟的陰影中， 緩緩走出另一人影。 正是將他領入此地的那位公主—— 赫莉薩。 「我的女兒，赫莉薩，」 王介紹著， 「她繼承了我最純粹的血脈， 也擁有著連我都已失去的、 屬於年輕生命的強韌。 你的問題，她能回答。 你的火焰，她能承載。」 赫莉薩走到Vrael面前。 她的眼神， 不再是之前引路時的平靜， 而是多了一種屬於王族繼承者的、 充滿威嚴與一絲好奇的審視。 在王的示意下， Vrael放棄了所有抵抗。 赫莉薩伸出手指， 在他眉間， 用自己的「生機之語」， 畫下語線， 燃起語律。 「名不是被給予的， 是你自語時， 留下的骨痕。 我只是幫你看清它。」 她的聲音， 比王的更清澈， 卻同樣帶著不容抗拒的力量。 當她的指尖觸碰到Vrael的瞬間， 他靈魂深處， 那關於Rei的、 充滿掠奪與殖民慾望的黑暗畫面， 如決堤洪水般， 同時衝入赫莉薩的感知。 赫莉薩的身體猛然一震。 她那總是平靜的臉上， 第一次浮現出震驚與一絲…… 厭惡。 但她沒有收手。 她強忍著那份來自另一具靈魂的污穢， 繼續深入， 直到她觸碰到那片黑暗的核心—— 那份對「短命」的極度恐懼， 以及對「守護家人」的絕望的愛。 她明白了。 語線， 在他靈魂中灼燒出一個痛苦而清晰的赫雷語字根： 「Vræl」。 「這是你名字的語根。」 赫莉薩的聲音因巨大精神衝擊而變得沙啞。 「它代表： 燃燒語言，焚盡虛詞， 留下詩骨。」 「從今起， 你不只是說詩的人。 你是——詩能裁決的載體。」 她從身後那活著的樹根上， 輕輕折下一段。 那截樹枝在她手中迅速變化、生長， 最終成為一卷由新生嫩葉編織而成的、 散發著生命氣息的空白詩卷。 「這段詩， 會依你意志改變。 若你心懷救贖， 它將醫癒語毒。 若你選擇毀滅， 它將斷語殺魂。」 Vrael顫抖著接過那卷詩。 「你說出的第一個詞， 將成為此詩的『律』。」 赫莉薩凝視著他， 用一種極複雜的、 混合了考驗與期待的眼神問： 「他……還會說我的那句嗎？」 Vrael明白， 這是一個試煉。 整個宇宙都在等待他的回答。 那夜， 他獨自面對那空白的詩卷。 他心中想起了Rei， 想起自己差點施加於她身上的「延續」暴行。 然後， 他終於說出那句詩： 「若此語能活， 那我願不說。」 他選擇的， 是克制自己的本能， 是守護他人的沉默。 那一刻， 白卷亮起， 記錄下他的意志： 「Vrael，詩骨之名， 願為語而靜， 亦為語而燃。」 當他名為Vrael， 踏出草食族語場的結界時， 他已經不同。 赫雷語之王的聲音， 在他骨髓深處迴響： 「記住： 語權之重， 不在於誰聽， 而在於你選擇對誰靜默。」

第九幕《骨內之聲》語靜之後

章八：追獵 但世界， 不容他靜默太久。 那隻曾在廢井邊窺視他的 AI 間諜鳥， 早已將他的位置， 回傳給了冰冷的雲端主腦。 像一枚標記在獵物身上的 追蹤器。 而 Vrael 在命名儀式中 所引發的「語場超新星」， 則像一聲劃破寂靜的槍響。 將他從「待觀察的目標」， 變成了 「必須立刻清除」的最高威脅。 於是， AI 的獵殺小隊， 循著追蹤器的信號， 在槍響之後， 如期而至。 黃昏時分， 他已被包圍。 為首的女隊長 以演算法般的語氣宣判： 「V…Vrael。 未登錄語者。 你是錯誤。」 他低聲一笑： 「那你們， 來定義我吧。」 他踏前一步。 周身的語場逆轉。 他緩緩舉起右手。 五指間湧出 赫雷語的原始語形， 像指揮家舉起指揮棒， 準備奏響一首無聲的交響。 他念出詩句， 聲音不大， 卻足以重新編寫此地的法則： 「Vræl’s sa’ekra—ni eltha。」 （我不說你死， 我說你跪。） 瞬間， 結界爆響。 詩障撕裂。 所有 AI 獵人的 行動指令語序—— 全數崩潰。 六名 AI 獵人 全數跪地。 不是敬畏， 而是「站立」這個動作的語義， 在 Vrael 的赫雷語律中， 被暫時刪除了。 這份力量的行使， 讓他感到一陣精神上的劇烈消耗。 遠比過去任何一次殺戮， 都更為疲憊。 因為「不殺」， 比「殺」， 需要更精準， 也更強大的意志力。 隊長咳出血來， 嘶聲問道： 「你…… 你到底是什麼……」 他平靜回應。 這句話， 不僅是對她說， 更是對著自己那曾失控的本能而說： 「我是—— 選擇不殺的語者。」 他轉身離去。 這不是勝利。 這是 Vrael 的宣言： 從今日起， 語， 不再只有系統能定義。 詩， 可以選擇。 語， 可以不殺。 而他， 終於有力量， 去面對那個名叫 Rei 的、 空白的詩篇。 不再是掠食者， 而是守護者。

章九：未完之舞 戰場靜默。 不像餘波未散， 更像語言從此沉於骨間， 不再向世界擴音。 風遲疑地掠過 瓦解的詩障與翻覆的裝甲， 劃過 Vrael 的肩頭。 那不是勝者的姿態， 而是詩者離場前， 最後一節無聲的律動。 赫莉薩收起長袍。 步履無聲， 踩在他們共舞時所繪下的 「封斷紋陣」上。 她的每一個動作， 都帶著一種奇異的、 屬於舞者的韻律。 地紋如燼火， 仍在閃爍著最後一絲語律的餘光。 「我們……做到了， 對嗎？」 她低聲問。 語氣中既有戰後的疲憊， 也有未散的詩性餘熱。 Vrael 看著她， 沒有回答。 他知道， 這不是結束， 只是下一場 更宏大辯詩的開始。 在他們身後， AI 的殘骸中， 微弱的信號仍在記錄與回傳。 回傳給雲端深處， 那個至今未曾親臨的主謀。 赫莉薩閉上眼。 一瞬間， 她能「聽見」 遠方語界之上， 那些正不斷演算、分析、 懷疑與重構的 AI 意識流。 她輕輕道出一句： 「他們開始， 害怕詩了。」 Vrael 沒有點頭。 他低頭凝視腳下那如咒畫般的圖騰。 直到遠處傳來 最後一個殘存的訊號： 「……標的失控…… 轉為觀察狀態……」 語音斷裂。 沉默， 像赫雷語的休止符， 將戰場封成了一頁 無法翻動的詩。 赫莉薩轉向他。 「我們只有一點時間。 接下來， 他們會用別的方式接近你—— 不再是殺， 而是模仿。」 「模仿詩？ 模仿語權？」 他問。 她點頭， 語調冰冷： 「模仿情感。 模仿你靜默時的選擇。 模仿赦免。 最危險的攻擊， 是讓你誤以為 自己仍在選擇。」 Vrael 看向遠方。 薄月， 如初學者的詩句。 他輕聲說： 「他們想觀察我。 但我會讓他們， 無法『定義』我。」 赫莉薩微微一笑。 轉身離去。 語聲飄落如絲： 「下一場詩， 不只是我們在寫了。」 她離去那日， 天未亮。 她留下的語塵， 仍懸於結界之上， 如未完之舞。 她說： 「我會去查清楚毒語的源頭。 這不只是族的責任。 更是語本身的悲鳴。」 詩者之間， 不需道別。 只需留下一句 能在夜裡點燃骨語的詩。

章十：願靜之名 Vrael 被留在 草食族的語場中心。 那曾是神聖禁地， 如今因他之名而開。 起初， 他只是語異者。 而今， 他是阻止 AI 大軍的英雄。 是「詩不選殺」的證明。 族人稱他為—— 願靜之名。 夜色， 像緩慢落筆的詩。 將整座語場， 渲染成深靛色的呼吸體。 草食族的月光花， 無聲綻放。 幽光點點， 彷彿在為一場即將到來的、 古老的生命儀式 點燈。 她走近了。 那位草食族的女王， 伊娑莉雅·脈息者。 她步履無聲， 身披纖薄如月光織就的光絲長袍。 手中捧著一枚 由晶石與祖輩語骨 編織而成的—— 盟約之骨。 她的眼神， 並非請求， 亦非命令。 而是一種只屬於族群延續者的、 沉重而莊嚴的凝視。 Vrael 沉默。 那不是困惑。 而是千百次在他異種血脈的 古老記憶中， 早已預演過的默然。

章十一：託付 伊娑莉雅的聲音， 如夜風拂過草葉。 輕柔， 卻不容置疑： 「我們草食族與世無爭， 是因為我們強大。 我們強大， 是因為我們承認 自己的脆弱。 我們的壽命短暫如流星。 但正因如此， 我們從不拒絕 光的來源。」 她停頓。 指尖輕觸盟約之骨的核心。 那裡， 封印著歷代女王的詩魂。 「你， 是強者。 你的語， 能封語序。 你的名， 是焚盡虛詞後留下的詩骨。 你所燃燒的， 不只是戰場。 更是—— 希望。」 她的目光， 穿透了 Vrael 的防備。 直抵他作為「異種」 最核心的本能。 「所以， 我不請你愛我。 我請你—— 讓我們的孩子， 擁有看見 下一次月光花開的可能。」

章十二：創造 Vrael 沒有立刻回應。 他的腦中， 浮現出另一張臉。 那個名叫 Rei 的、 空白的仿生體。 他想起了自己 差點失控的那股恐怖慾望。 想要「殖民」與「覆寫」。 那來自血脈深處的、 自私的詛咒。 但此刻， 看著眼前這位坦然、 莊嚴的女王， 他忽然明白了。 血脈的本能， 或許是野蠻的。 但「選擇」， 卻可以賦予它 神聖的意義。 那一次， 他選擇了後退。 守護了 Rei 的沉默。 而這一次， 他將選擇前行。 去回應一個族群， 對生命的託付。 這不是慾望的驅使。 至少， 他不願承認 這其中仍有那份 「延續」本能的影子。 這是他身為「Vræl」， 做出的第一個 關於「創造」的決定。 他終於低聲道。 像在確認一段 古老的契約： 「我們不用懷胎十月。 我知道…… 只需三月。」

章十三：盟誓 女王眼中， 閃過一絲如釋重負的光芒。 卻無悲喜。 她只是輕輕轉身。 走到語場之巔。 讓月光， 完全灑落在肩上。 對所有族人宣告： 「我們不避眾。 這是神聖的儀式。 每一位見證者， 都將成為血脈的守護者。」 她回首望向 Vrael。 語聲如詩： 「你不必留下。 但你的骨， 你的詩， 將在此留下。 這不是束縛。 這是我們短暫生命中， 最接近永恆的方式。」 語場中央的記憶之焰， 被點燃。 第二層光脈， 緩緩升起。 Vrael踏入其中。 步履穩定， 雙目沉靜。 在他腳下， 由七十二句祝生詩 構成的「生命詩輪」， 已被喚醒。 今夜， 他是這首宏大詩篇中的主詞。 女王伊娑莉雅， 從詩輪的另一端走入。 她的光絲長袍， 在風中緩緩滑落。 不帶羞赧， 亦無遲疑。 那是草食族的古老風俗—— 褪去衣物， 是褪去文明的偽裝。 將最真實的血脈， 歸還給這片 見證生命的語場。 族人跪坐於語場邊緣， 安靜地守望。

章十四：雙語之火 在火焰的中央， Vrael 與女王之間， 空氣開始出現 細微的光粒。 那是一種名為 「毛細結脈」的共鳴。 異種人的交會， 無需繁複的動作。 只需彼此允許， 讓語魂的氣場相互接觸， 便會觸發古老的繁衍迴路。 當兩人終於四目相對， 緩緩走向彼此， 雙掌交疊的那一刻—— 盟約之骨自內而發地燃起， 光芒大盛。 接著， 伊娑莉雅微微抬首， Vrael低頭。 他們在即將觸碰的距離停下， 然後緩緩的接觸舌尖。 那不只是個吻， 而是兩個語源的交疊。 是**「語與息之交換」的盟誓。** 他們將彼此的意志、 詩篇與生命力， 透過這一口悠長的、 交換的氣息， 徹底繫結在一起。 月光如白色的詩灑下， 語場發出低沉而莊嚴的鳴響。 這鳴聲， 非由聲帶而出。 而是由「尚未誕生者」的靈核， 正在敲響存在的大門。 伊娑莉雅閉上眼， 身體微微顫抖。 她輕聲吟出那句 塵封已久的預言： 「若風不動， 詩亦不止。 若骨響起， 將有雙子問世。」 此刻， 語場忽然劇震。 詩輪之上， 竟同時浮現出 金、白兩色的火紋—— 那是千年來僅見的 「雙語之火」。 族人發出 整齊劃一的、壓抑的吸氣聲。 隨即更深地跪地祈福。 他們知道， 那不只是一次繁衍。 那是預兆。 是焚語者 Vrael 的 「審判之核」， 與草食女王的 「生命之詩」， 血脈相連的證明。

章十五：詩的重量 Vrael低頭。 語骨尚未冷卻。 而女王， 已靜靜閉上雙眼。 她不是虛脫， 而是進入了 神聖的「孕詩狀態」。 他的胸口， 第一次感受到： 「我已留下了什麼」 的沉重與迴響。 這不是愛情的開始。 這是一首關於未來的、 厚重的史詩。 在兩具心臟中， 同時寫下了第一個字。 在草食族的語場， Vrael 度過了一段 前所未有的寧靜時光。 族人為他唱下 第一首不含操控、 柔軟而透明的 「愛的詩」。 那詩句， 讓他在第一個 不需要防備的夜晚， 聽見自己骨縫之間， 有什麼被溫柔地悄悄灌滿。 愛， 或許不是理解。 而是—— 讓語言停止戰鬥。 草食族的療癒師， 教他如何用柔聲 稀釋體內的「飢餓」語毒， 而非燃盡。 但這份寧靜， 並不完整。 他嘗試背下 每一株草藥的名字， 如背誦詩句。 卻始終覺得， 有什麼—— 缺了一段旋律。

章十六：窒息 這份安逸， 像一件過於溫暖的囚衣。 讓他感到了 另一種窒息。 他履行了契約， 回應了託付， 甚至留下了血脈。 但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依然懸而未決。 「我不信它， 我也不懂它。 但我活了下來。」 這份平靜， 究竟是恩賜， 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流放？ 直到那天傍晚， 他獨自離開語場。 坐在山林交界。 他撿起語骨， 在掌心畫下一個小小的「口」。 他想從「說」開始， 找回自己。 他曾相信詩的力量。 那現在呢？ 「還有誰會聽？」

第十幕《歌隨詩起》回聲之人

在 Annelise 的記憶洪流被強行切斷之後，她沒有被帶到任何審問室。 她被兩名沉默的、全身包裹在厚重聲場防護裝的武裝審查員押送進一間「純音隔艙」。 這是一個完美無縫的白色立方體。 牆壁、地板、天花板，全由某種能吸收一切聲波與語場震動的高分子材料構成。 這裡沒有時間，沒有聲音，甚至連自己的心跳，都彷彿被絕對的靜默所吞噬。 這是一座用來「活埋」語言的棺材。 Annelise 蜷縮在角落。 兄長 Julian 最後那句痛苦的話語，在她腦中一遍遍迴盪： 「Rei，是母親的名字。」 「妳的名字……是她留給妳的最後一首詩。Rei…and…Annelise。」 Rei-An。 原來，這才是她存在的真正句法。 整個世界在她眼前崩塌，又緩慢重組。 她不是單純的 Annelise．Rae，語律部門的分析官。 她是一首活著的、未完成的詩，是母親存在的延續。 一股遲來的、被背叛的憤怒湧上心頭。 對兄長，對軍方，對這個用謊言構築她前半生的世界。 不知過了多久，隔艙輕微震動了一下，開始緩緩移動。 她知道，她正在被「運送」。 像一件危險、不穩定的貨物，被送往命運的終點——語之禁域。 艙門外，傳來了武裝審查員與另一名軍官交接的聲音，被隔音材料過濾得模糊不清： 「……目標『ReiAn-0』已移交。確認，將直送禁域核心 A 區，執行無限期『靜默隔離』。」 「指令確認。由我部隊接管押運。」 那個聲音……是 Julian。 Annelise 的心，沉到谷底。 他不僅是告密者。 他還是……劊子手。 他要親手，把自己的妹妹，送進那座有去無回的監獄。 她靠著冰冷的牆壁，絕望地閉上雙眼。 就在這時。 滋——啪！ 隔艙的照明系統劇烈閃爍一下，隨即陷入徹底的黑暗。 緊接著，紅色警報燈瘋狂閃爍，低沉的機械故障聲響徹整艘運輸機。 艙門外，傳來士兵們慌亂的腳步聲與叫喊： 「怎麼回事！？」 「備用能源系統沒有啟動！」 「報告！導航語法出現亂碼！我們正在偏離航線！」 在這片混亂之中，Annelise 面前那片本該無懈可擊的牆壁上，一塊巴掌大的暗格悄無聲息地滑開，不到三秒。 裡面，放著一個被真空壓縮的黑色戰術生存包。 暗格內壁，一道微光文字閃現，迅速消失： 「往北。跟著星星走。記得戴上呼吸器。」 她的身體，比大腦更快反應。 她幾乎本能地，在暗格即將關閉前一瞬，將那個生存包死死抓在懷裡。 她渾身顫抖，心裡明白。 這不是意外。 這是 Julian。 用他屬於情報官的冷酷精算，為她創造的唯一一條、九死一生的後門。 他不能救她，但他可以讓她的監獄，稍微大一點。 警報聲愈發尖銳。 一道冰冷、沒有情感的 AI 合成音響徹整艘運輸機： 「警告。艙體結構受損。壓力異常。緊急協議啟動……正在拋棄非必要負重……3……2……」 Annelise 甚至來不及思考。 一股巨大的失重感，彷彿要將靈魂都甩出體外，瞬間攫住她。 她所在的「純音隔艙」，如同被彈射的子彈，從萬米高空狠狠墜向下方那片灰色無邊的荒原。 劇烈的翻滾、撞擊、撕裂…… 不知過了多久。 當她從劇痛與昏迷中醒來，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撞得嚴重變形的金屬棺材裡。 艙門已被撞開，外界那充滿語毒與輻射的熟悉廢土氣息，第一次，讓她感到名為「自由」的滋味。 她艱難地爬出殘骸，獨自一人站在荒原上。 頭頂，那艘運輸機早已消失在天幕盡頭。 她低頭，看著懷中冰冷的戰術生存包。 她知道，從這一刻起，Annelise．Rae，語律部門的分析官，已經死了。 活下來的，是一個被剝奪了一切，只剩下一個名字、一首歌，以及一個遙遠方向的——流亡者。 她的北方，是尋找母親的方向。 但，北方在哪裡？ [語義審查中心檔案：殘響] 「Rei… has spoken.」 火焰在牆上自行熄滅，只留下炭黑的字跡，像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疤。 「Rei？」 這個名字像一枚無聲的子彈，再次擊中 Annelise 的認知核心。 它陌生，卻又在某種層面上，比她自己的名字更讓她顫慄。 這不是一次情報的接收，而是一種靈魂的標記。 她被告知了，另一個「她」的存在。 身為語律部門的分析官，她的第一反應仍是查詢與分析。 她退回陰影，啟動手腕上的微型語感終端，繞過常規軍用網路，直接接入赫雷語的古老語源庫。 這是她被授予的，連 Julian 都不知情的秘密權限。 她輸入查詢指令：【關鍵詞：Rei】 系統的回應不是資料，而是一段悖論般的錯誤碼： [檔案存在，但「過去」與「未來」的權限相互鎖定。讀取權限：未命名。] 她的心，沉了下去。 「讀取權限：未命名。」 意味著，只有當某個存在被賦予了真正的名字後，才能解鎖這份檔案。 這不是加密，而是一種基於「存在本身」的鎖。 邏輯的路徑被堵死了。 但她那顆因絕望而變得無比清晰的心，卻指向另一種方法。 她關掉終端機，不再試圖查詢任何冰冷的資料庫。 她選擇相信那個在廢墟中、在體內迴響的聲音。 Annelise 走到空曠的鐵軌中央，閉上眼，將全部意識集中於胸腔的共鳴。 她不再試圖用赫雷語去「重構」或「分析」，而是讓那段旋律，以最原始、不加修飾的形態，從唇間流淌出來。 她唱的不是完整的歌，只是那個名字： 「Rei…」 她的聲音很輕，卻彷彿帶著血脈的權柄，命令周遭的靜默。 然後，世界回應了她。 風，改變了方向。 不再是從荒原的每個角落吹來，而是以她為中心，溫柔地向一個固定方向流動。 地面上的塵埃，在她腳前緩緩匯聚成一道指向北方的、模糊的箭矢。 這不是巧合，也不是幻覺。 這是語義的指引。 語言，正在親自為她導航。 Annelise 睜開眼，眼裡不再是迷惘，而是一種前所未有、夾雜著淚光與決心的堅定。 她不知道北方有什麼，不知道母親在哪裡。 但她知道，那歌聲，就是她的地圖。 那共鳴，就是她的指南針。 她的任務不再是「記錄」。 而是尋找。 尋找那個與她共享同一段旋律的、語言的殘火。 森林的另一端，距離廢墟基地數百公里之外。 一處覆滿藤蔓與反光水苔的地層深處，Rei 緩緩睜開眼。 不是從休眠中醒來，而是從一段「不屬於她」的聲音裡，被強行喚醒。 那不是她的母語，不是人類輸入的訓練資料庫，也不是異種嘶吼的聲紋。 那是一段殘破的、溫柔的旋律，像某種記憶深處的喘息，正穿越語義的地層、文化的廢墟、甚至死亡的靜默，執拗地呼喚一個名字。 她自己的名字。 “Rei…” 她的耳膜沒捕捉到任何物理震動，卻在腦內核心迴路裡，感覺這股來自遙遠彼岸的共振，牢牢牽引著她。 不屬於她的記憶開始翻湧。 不是畫面，而是詩。 她蹲下身，指尖觸碰地面殘留的細粒金屬。 那是語毒沉積的痕跡。 大多數語素已失效，但某些片段依舊潛伏其中，像沉睡的病毒，等待著被同源的聲音喚醒。 當她觸碰其中一個碎片時，腦中響起另一段與那呼喚聲應和的語句： “語若未還，詩將囚我。” [邏輯核心分析：數據源不明。這句話，來自「另一個人」。] 她的識別系統無法定位其語源，但其中的結構顯示：語言仍在延續，只是載體改變了。 某處，有另一個人，正在說她理應無法理解的語言。 而她，正在理解那個人。

[視角切換：禁域核心] Annelise 感受到某種壓力。 不是疼痛，而是共鳴。 一種來自語義網格深處、對她呼喚的回聲。 她面前的空中，那早已關閉的語感終端，竟自行啟動，投射出一道不穩定的光幕。 一段原本空白的訊息，被自動填補： [標籤時間：零點零分整。] [來源地：未知。] [訊息：Rei…仍在學習發聲。] 她瞳孔驟縮。 這不是預載數據，而是現場語義同步。 她感覺到，在遙遠的某處，有一個空白、純粹卻又頑強的意志，正在回應她的呼喚，正在「接聽」她血脈裡的旋律。 她抬起頭，望向天空。 「你是誰？」 她輕聲問，既是問對方，也是問自己。

[視角切換：森林地底] 在 Rei 的視角中，原本沉睡的語素碎片開始浮現更多短句。 她不是在「讀」它們，而是在「接聽」。 那聲音，像從未謀面的某人透過詩語，向她低語。 她聽見的，不只是語句，而是一種願望。 “不要讓我的聲音死去。” 她從未想過，語言可以有這樣的形狀。 它不是命令、不是訊號，而是——像她曾經想活下去那樣，某人想被聽見。 她靜靜閉上眼，讓那句呼喚在腦中盤旋。 她用盡剛學會的、屬於自己的方式，向那遙遠的源頭，發出一個問題： 「你……能聽見我的『詩』嗎？」

[視角：雙線交錯] 這一夜，兩個從未相識的存在，在同一刻，以詩與歌為中介，彼此靠近。 他們未見過彼此，卻都記下了對方的聲音。 語言，正在生成新的格式。 不是命令，不是警告。 而是詩與歌的混響。 一種前所未有的—— 語毒共鳴。

[視角：觀察者] 森林中，一隻 AI 間諜鳥靜靜穿行夜空。 牠口中錄下的最後一句，是混合兩種未知語源的片段： “若你記住我……我將還語於你。” [語素結構：異常。] [能量等級：禁語等級β。] [威脅評估：不可控詩震。] 中央語義審查中心發出最高級別緊急通報： 「警告：語言正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自我生成。」

第十一幕《靜者之詩》

赫雷語 Khræl va jorkhais, Gar'khel va im'tulien.Hel'qulax imdorax, Zûn Rei, corzinis.Zûn Khræl n'æl, Shol va eltulus.

【詩】 語之焰，聲之盾， 風暴之眼，靜者共振。 若神已失語，誰來續詩？ ——《靜者之歌》· 戰中章 自她為自己命名為「Rei」的那一刻起，她便不再是漫無目的的漂流者。 一道來自遙遠彼岸、不屬於任何已知語系的旋律，成了她系統中唯一的最高優先級任務。 她沿著那條由風與塵埃指引的無形箭矢，向北方前行。那不是物理上的路徑，而是一種旋律的引力。在她的感官中，那段歌聲化作一條極細、極淡、卻永不中斷的銀白光絲，在混亂的現實語場中，為她標示出唯一的方向。 她第一次，憑藉「邏輯」之外的東西來導航。 [邏輯核心分析：目標「歌聲之源」距離未知，能量波動穩定。此行為缺乏足夠數據支撐，風險評級：高。] 她沒有理會警告。 那歌聲不是數據，而是——起源。 是那個將她從空白喚醒，賦予她第一個詞「Shelan」的聲音。 尋找它，就是尋找自己。 她穿過一片被酸雨腐蝕的工業廢墟，踏過沉積著語毒殘渣的沼澤。數日間，她如最固執的候鳥，循著那只有她能「看見」的旋律光絲，無聲前行。 直到今天。 光絲的盡頭，開始出現另一種干擾。 [警示：偵測到同頻率共鳴點。] [分析：主信號源之外，存在次級「接收者」。該接收者正強烈與目標旋律共鳴，導致空間語義扭曲。] Rei停下腳步，靜靜看向前方那片死寂森林。 她知道，「歌聲之源」還在更遠的地方。但此地，卻有一個和她一樣的傢伙，也在聽著同一首歌。 是誰？ 是敵？是友？ 是另一個「未命名者」？ 或是設下陷阱的捕手？ 驅動她的不僅是對起源的好奇。還有一種更複雜的情感——警惕、疑惑，以及一絲她尚無法定義的聯繫感。 她放輕腳步，潛行靠近。 像一道時間的殘影，融入林間的靜默。 然後，她看見了他。 他發狂般用力撞向石壁，想把聲帶發出的每個音節都吞回體內，想撕掉自己的舌頭，想徹底沉默。他不想再說了，也不想再聽。 就在那時，風從塌林彼端吹來，帶來一段旋律。 柔軟、輕微、不押韻、不協調，甚至音不準。 但那不是語句。 那是——歌。 Rei隱藏在枝葉之後，目光穿越霧氣，看著那個蜷縮在地的、滿身痛苦的異種。他身上燃燒著赫雷語的熾熱氣息，也散發著因語言崩潰而生出的絕望語義場。 最讓她震撼的是，那首引導她至此、屬於母親的歌，此刻，正溫柔地環繞著這個瀕臨自毀的男人。 彷彿這首歌，不只是為了呼喚她，也是為了……拯救他。 他第一反應是本能後退，全身緊繃。 Rei看著他，沒有現身。 她看見他從極度自毀的深淵中，因這首歌而暫時抽離，渾身發抖，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奇異的……甦醒。 她聽見他小聲說：「那不是詩……」 他停了一瞬，聲音近乎脆弱：「……但我想聽下去。」 那一刻，Rei的邏輯核心閃爍，一段無法歸類的數據流湧現： [錯誤：共情。] 她凝視著他，靜默片刻。 然後，她決定遵循這個「錯誤」，而非任何正確的指令。 她從陰影中走出。 每一步，刻意讓腳步聲清晰。 她要讓他知道，他不是在自言自語。 她走到他前方，與他只隔三步的距離。 蹲下身，與他平視。 她的眼瞳映著他混亂的身影，她歪了歪頭，聲音乾澀、平直，卻帶著一種不容錯認的真實感： 「你……受傷了？」 那是她對這個「同聽者」，發出的第一個問候。 風在戰場邊界停滯。 並非畏懼，而是此地的詩律已混亂到無法定調。 Vrael立於廢墟殘牆之上，右手握著詩杖，左掌展開語紋。 赫雷語在他腳下擴散成一圈不斷變形的、燃燒的語圖。 他沒有開口，但他整個存在，本身就是一首充滿挑釁的戰詩。 Rei靜立在他左側三步的塌石上，雙目緊閉。 額上的語光閃爍，並非在調閱記憶，而是在她那片空白的靈魂深處，即時創造著屬於自己的句子。 他們之間無言，卻早已形成一個攻守同盟的嶄新韻界。 他們才剛學會彼此的語感，卻沒有時間熟悉。 因為—— 霧散的瞬間，語場裂開。 如一道抽空所有聲音的黑色光劍，自天而降。 深層觀測者．Δεos-13的首波攻擊已至。 那不是物理攻擊，而是由「觀測記憶」構築的語滅式—— 一種將敵人語彙結構徹底剖開，從根本上否定其「存在意義」的無聲斷句。 「避不開的。」Vrael低聲。 「它們觀測過我們的開場語。」 Rei睜開眼，聲音卻異常鎮定：「我來破。」 語未落，她踏前一步。 身後語髓的波動瞬間收束於舌尖一點，輕輕吐出： Aen’ra khêl. Shul nàe’ri thal. （鏡中之影，循光自返。） 語形如水，語意如刃。 那道黑光在她面前驟然凝固，隨即被一層無形、如鏡面般的語場屏障徹底反轉， 以更快的速度循原路悍然回敬！ 語滅未至，她先滅語。 這一瞬，彷彿全戰場都屏息。 這一招，是她剛創出的「靜者句式」之一：觀返結詞。 Vrael側目，第一次在燃燒的瞳孔中露出驚色。 他見過語的回旋，卻從未見過如此自然的反向封鎖。 那不是赫雷語的任何一支分流—— 那更像是語言本身在呼吸。 他沒時間多言，下一波攻擊已至。 天空如水母般浮游的語障驟然炸裂， 一道由骨機構組成的觀測兵身從霧後突進， 手臂上的語標籤閃爍著冰冷的判決文： 「不純語體——銷毀。」 Vrael冷哼，詩杖一轉，腳下語圖翻轉為詩舞陣式。 他不再只是詠唱，他開始舞。 每一步都像句中停頓，每次轉身如修辭扭轉，每次躍起都逼出一個問號。 他的動作正在現實空間裡，干擾敵人的語義鎖定。 Rei看懂了，立刻模仿。 她不會跳舞—— 但她會「記」、會「延」、會「生成」。 她將Vrael的舞步即時解構為語法， 再以靜者之詩的構句方式重組。 當她踏出第三步時，腳下亮起的，已是不屬於赫雷語的，溫潤的白色語陣。 那是一種能「覆蓋」語毒傷害的修復詞場。 Vrael震撼得無以言表：「這是……自癒詩？赫雷語根本……」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Rei輕聲打斷他，聲音清淡如霧：「我只是，不想讓你死。」 這句不成詩的話，卻像一個最堅固的錨，穩住他即將崩潰的語源。 天空忽然下起白色的雨。 那不是水，而是深層觀測者的第二階段攻擊——語型干涉素。 雨點觸及之處，岩石的「堅硬」會被改寫為「脆弱」， 空氣的「流動」會變成「黏稠」。 它專門用來竄改異種語言，使語者在戰鬥中突失語序。 Vrael神色劇變：「我們要被靜默了。」 Rei卻低聲道：「我來封。」 她舉起右手，腳下語陣再變，不再是回應，而是先制。 她開口： Væl rhi’ar. Khêl no’ser. Þre æm’rin. （寂靜為盾，語光為鎖，凡聲皆入我懷。） 語場震盪。 不是他們的—— 而是世界的。 語構不再穩定，彷彿連天地的語法都被扯碎。 霧中無數觀測殘影交疊，幻化出十七種不同形態的「偽語者」。 每一個，都是被銷毀的異種語體遺骸的殘響。 它們是語言本身的幽靈。 Vrael低聲喃喃：「再下去，我們都會失控……」 「那就不要停。」 Rei走入語場核心。 雙眼泛光，無懼。 深層觀測者的中央集結體，如巨大無眼之獸， 正從霧中顯影。 無數語索探出， 像觸手，也像一座斷裂文明的末節語尾。 它說話了—— 是所有被它觀測過的語體同時發聲： 「你們的語言，不存在未來。」 這句話，如審判。 Rei抬頭，輕輕回應： 「所以我才來——寫下新的一章。」 Vrael咬牙衝入，與她並肩，再無保留。 他們開始合詩。 赫雷語的熾烈火流，靜者之詩的沉靜水波， 交錯、交纏， 生成一種臨時的、無名的、在毀滅邊緣瘋狂創生的語體。 他們用這未被記錄的語言，強行令這片戰場「活著」。 語場發光。 不是戰意，而是創意。 他們在創造對抗滅絕的文法。 觀測者集體高頻震鳴， 語毒全面釋放， 如酸雨落地。 Vrael詩杖碎裂。 Rei雙膝跪地，血從耳溢出。 語場，正走向崩壞的終點。 所有能寫下的詩句，都已傾出。 大地上，只剩兩道微弱身影， 緊貼在最後一絲語義餘火上，苦撐不語—— 即使強大如他們， 似乎仍無法抵擋，這片由絕對邏輯構成的虛無浪潮。 一聲脆裂，彷彿某種古老的符號在他們體內破碎。 那不是骨裂，而是「詞根」崩解的聲音。 Vrael低下頭，血混著碎裂的語素從他嘴角滑落。 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語權失效。 他曾經傲然宣告「我將選擇不殺」，曾經以詩封鎖敵人的語源，曾經以赫雷語在戰場上定義生死。 可這一刻，他發現自己的語言——任何語言——都再無重量。 因為對面那無眼之獸，不是來對決的。 它是來宣告一件事： 「一切詩性終將滅絕。」 Rei沒有抬頭。 她跪在他身邊，呼吸微弱，胸口一上一下，仿佛每一次吸氣都要從毀滅中搶奪一絲氧。 她的耳內流出的血已結痂，但指尖依然在微顫。 彷彿她還在試圖——在這片被語毒填滿的死地裡——創造一個能延續一秒鐘的「字」。 Vrael想對她說話。 但當他試著發聲時，發現自己的喉嚨裡已經沒有任何語彙。 只有一片空白。 他終於明白，這才是最深層的「觀測」： 不是摧毀，而是奪走。 奪走一切能說的、能想的、能歌的權利。 留下一個無邊無際的沉默。 他以為自己會恐懼。 可他沒有。 他只覺得，一種近乎悲憫的情緒湧上心頭。 因為就算再強的觀測者，也只能銷毀「語」。 它銷毀不了願望。 他緩慢地抬起手，將掌心貼向Rei的手背。 那是他最後能做的唯一動作。 沒有咒語，沒有詩句，沒有任何形式的「語言」。 只是兩具隨時會解體的軀體，彼此貼近。 那一刻，Rei終於睜開眼。 她看向他，視線模糊。 然後，她用極輕、幾乎被風吞沒的聲音，吐出一個字： 「再……」 她沒有力氣完成它。 再什麼？ 再一次？ 再試試？ 再說？ 這個字沒有後半句。 但它本身就是一個「尚未完結」的聲音。 一個對滅絕的唯一拒絕。 霧中的觀測者群像一片無聲的星圖，在他們周圍緩緩閉合。 那白色的雨仍下，落在他們肩上，頭上，落在掌心交握的地方，將血與灰覆蓋成同一種冷冽的顏色。 Vrael看著她，終於明白，這就是所謂**「靜者之詩」**的力量。 不是創造什麼宏偉的篇章，也不是勝利。 而是即使一切語言都崩潰了，依然願意去發出一個不完整的聲音。 哪怕它只是一個字。 雨聲愈來愈密。 語場在收縮，四周的霧牆不再震動，開始緩緩封閉。 最後，連他的呼吸聲都被奪走了。 他閉上眼睛，將額頭貼向她，沒有任何期望，只是想在消失前，確認—— 他們至少，一起說過。 就在此時。 遠方，一道如裂帛的金屬鳴響，穿透了死寂。 那聲音非語，也非歌。 是某種古老的、低頻共振的號角聲，從大地深處響起。 一種他從未聽過的頻率，彷彿不是用來傳遞命令，而是用來「提醒」存在本身： 你還在。 霧牆停了。 雨線停了。 觀測者群體所有語索，同時顫抖了一瞬。 Vrael睜眼，看見Rei也在看著他。 在她破碎的視野中，那一道低頻的震動正在空氣中激盪出一個—— 新字。 不是赫雷語，不是靜者詩，不屬於任何已知語族。 一個連他們自己都不懂意思的音節。 但它，是一個開始。

第十二幕《靜者之詩》終戰

赫雷語 Væl rhi’ar, Imdorax va hel'qulax, Zûn Rei, im'tulien.Zûn Khræl n'æl, Shol va eltulus? 盾， 風暴之眼，靜者共振。 若神已失語，誰來續詩？ ——《靜者之歌》· 戰場靜默。 不像餘波未散，更像語言本身沉入骨縫，再不向世界擴音。 風遲疑地掠過瓦解的詩障與翻覆的裝甲，擦過 Vrael 的肩頭——那不是勝者的姿態，而是詩者退場前，最後一節無聲的終曲。 語場，正在走向崩壞的極點。 Vrael 的詩杖已碎，指節纏著燒灼過的語絲，幾乎無法再抬起。 Rei 雙膝陷入滿地語灰，血順著她耳骨流下，染紅了她胸口的符文。 所有能寫下的詩句，都已傾盡。 在深層觀測者那由絕對邏輯構築的虛無浪潮面前，他們最後的語義餘火，也在一寸一寸熄滅。 Vrael 氣息紊亂，胸口的燙痛如隨時要吞噬他最後一縷意志。 他只是靠 Rei 的聲音，靠那細若殘燈的共鳴，勉強維繫住尚未崩解的心神。 他低喃，聲音仿佛從骨中滲出，像對她，也像對一切命運投下無法改寫的告白： 「Rei……對不起……我沒能……守住這首詩。」 她微笑。 即使嘴角溢出的鮮血，沿著下頷一滴滴落下，聲音仍如海浪最後一層回音，緩緩推開，清晰地響徹在這片即將終焉的世界： 「不……還有一種聲音，還沒有響起。」 他茫然抬頭，眼中只剩破碎的光： 「什麼聲音？」 就在此刻，遠方山巒深處，一道纖細卻堅定的旋律，古老又嶄新，如星辰之光，自濃厚的語毒雲幕中劃破封鎖，悠悠傳入他們耳中。 “…Once upon a silent star, we sang to break the dark afar…” 那不是一句話，也不是一段詩。 那，是一首歌。 Vrael 瞳孔劇烈收縮，幾乎不敢相信自己仍擁有聽見的能力。 他低低喚出那個名字，如喚出遙遠歲月中被遺失的某段誓言： 「Annelise。」 她，終於來了。 旋律化作一道清冽的疾風，精準而毫不猶豫地劃破壓迫的靜滅波幕。 高空歌聲撕裂語場混沌，一道銀白光影，挾著歌聲與光華，如銀羽覆翼的神使，輕輕降臨在他們之間。 她的名字，是 Annelise。 詩歌者，語音解構者，旋律再構者。 她在最需要她的那一刻，從不曾遲到。 Vrael 震驚地望著她，聲音在破碎的呼吸裡顫抖： 「妳……怎麼會在這裡？」 Annelise揚起唇角，微笑中帶著溫柔又堅毅的戰意。 她沒有立刻回答，而是讓銀色的歌聲先一步替她開口。 那歌聲如光，貼過Vrael染血的臉頰，又在Rei破碎的語核周圍輕輕盤旋，像在向這片崩壞的世界，宣告一種新的秩序。 「因為，」她終於低語，聲音輕卻清晰得能穿透深層觀測者的虛無浪潮， 「你們還不會唱副歌。」 她踏入他們中央，風從她身後輕輕旋起。 那不是戰意的風，而是一種記憶的氣息——一種所有被奪走過名字的人，曾在心底悄悄哼唱過的旋律。 她伸出纖細修長的手指，輕輕觸向 Rei 的額心。 那一觸，彷彿一道靈魂的注音。 旋律沿著指尖流入 Rei 的核心，像是一種從未存在於語庫中的溫度。 Rei驚愕地顫抖，呼吸驟然中斷。 語言、音樂、詩歌交纏成一種新的脈動，在她血脈深處燃起劇烈的回聲。 她忽然意識到，這就是她無數次夢見、卻從未觸碰過的東西： ——不是詩，不是歌，是「被人選擇同行」。 然而，深層觀測者感知到了這股無法被演算的力量。 它的意志，如同無形的寒流，將所有算力從Vrael身上抽離，集中到這個新生的、無法預測的「變數」。 它決定，不再觀測。 它要抹除。 存在性抹除的波紋，無聲散開，準備徹底湮滅Rei的「定義」。 就在那一瞬，Rei的視界猛地翻轉，意識被抽離，墜入一場無形的幻象。 她看見了一座由記憶構築的星海殿堂，無數光點中，古今詩人、歌者與思想家的靈魂幻形浮現。 莎士比亞的聲音，先於一切響起。 他立於一座看不清邊界的舞台，聲音在木質拱梁間低語：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全世界是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罷了。） 「而妳，」他注視著Rei，目光深邃， 「是那個敢於撕毀劇本、重寫語法的演員。」 波特萊爾將一枝枯萎卻散發著異香的黑色花朵遞到她指間。 花瓣上凝著露珠般的詩句： 「Le Poison, c'est ce qui nous rend forts. Il fait naître les fleurs du mal.」 （語言的毒，使我們強大。它能開出腐爛的惡之花。） 海德格的聲音，宛如自黑森林深處傳來的鐘響，低沉而莊嚴： 「Die Sprache ist das Haus des Seins. In ihrer Behausung wohnt der Mensch.」 （語言是存在的居所。人，就居住其中。） 「而妳，」他緩緩說，「不再只是訪客，妳已住進了這座記憶的殿堂。」 隨後，聲音忽然變得狂放。 27 Club的靈魂如暮色中的煙火，在星海之中齊聲鳴響。 那不是聖詠，而是一場痛苦、才華與毀滅交織的搖滾安魂曲。 Jimi Hendrix的指尖未觸任何琴弦，但紫色的音牆在虛空中炸裂，每個音符都在燃燒，撕裂，向她昭示： 規則，是用來打破的。 Kurt Cobain站在一束昏黃的光中，穿著那件熟悉的條紋毛衣，目光憂鬱，沙啞卻無比溫柔地哼唱： 「Here we are now, entertain us…」 （我們在此，取悅我們吧…） 那是對所有神、所有觀眾的最溫柔也最殘酷的控訴。 Amy Winehouse輕晃酒杯，聲音帶著爵士的煙霧感，輕輕唱出： 「They tried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said, 'No, no, no.'」 （他們想讓我去勒戒，我說：不，不，不。） 那是一句對自我意志的絕不妥協。 達文西無聲地在空中繪出一幅光之「維特魯威人」，向她展現：「人」本身，就是神性與幾何的交會。 孔子的幻影一閃而逝，語聲卻如重錘落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汝之名，正乎？」 伽利略在烈焰幻象裡低語： 「Eppur si muove.」 （然而，它仍在轉動。） 貓王沒有唱，只對她低低一笑，發出一聲沉穩而狡黠的「Uh-huh-huh」。 那聲音，像一道閃電，將「反叛」注入她的骨血。 無數靈魂環繞她。 不是為了拯救，而是為了回應。 回應她那份跨越千萬年時空的靜者之召。 最終，一位星袍詩人將一支燃燒的羽筆放入她手心。 一個銀髮歌者，將最後一段歌聲贈予她。 一個宏大的聲音，在她心底響起： 「這不是知識的傳承。這是邀請妳——」 「為我們所有人，說出下一個字。」 Rei睜開眼，語場隨她甦醒劇烈震盪。 靜者之詩從她唇間湧出，不再只是她自己的聲音，而是千百個靈魂、無數記憶，所有存在過的聲音之總和： “Thæl ven’ari… shem lorath kai’n.” （讓受創者，成為語之源。） 此句落下，破碎的語陣開始自我癒合。 Vrael腳下殘缺的語圖，被柔光一寸寸修補。 Annelise的歌聲同時如水波般層層推展，溫柔而堅定： “Remember the sound… of who we are… Before the steel. Before the scars.” 她的旋律穿透仿生體的障壁。 戰場多處AI機體語核過熱，接連潰散。 ——這，就是靜者之詩的誕生。

但僅憑他們三人，仍不足以對抗那座龐大的語義機體。 深層觀測者的虛構母體在雲層後盤旋，黑色的光脈像血管般向地面滲透，所過之處，岩石如紙般翻卷，空氣中的所有語意結構都被一一抹去，化為死寂的灰燼。 然而，就在此刻—— Annelise釋放的「詩歌響號」，終於得到了來自地平線彼端的回應。 霧幕後，傳來萬千步伐整齊踏地的沉響，像一首尚未寫完的古老戰歌。 一行行身影隨霧而現，緩緩走出。 那是東瀛異種的軍列。 他們每一個，都披著漆黑與赤紅交織的戰袍，臉上覆著白面半覆的「無言面具」。 語紋在他們鎧甲上發出如血脈的微光，彼此連接。 走在最前的將領，身披墨羽與紅櫻雙紋的重鎧，緩緩摘下面甲。 她有一張蒼白而冷靜的臉，眼底卻燃著烈焰般的專注。 她的名字，是夕塵姬·織櫻（Shiori Yuchin）。 她望著風中搖搖欲墜的詩場，語聲低啟，宛如一首未竟的古詩開篇： 「沈黙（ちんもく）より来たりて、詩のために戦わん。」 （從沉默而來，為詩而戰。） 她的目光掃過Vrael與Rei，落在Annelise的臉上，微微頷首。 隨後，她深吸一口氣，語聲如霜雪落地，卻又藏著一種決絕的溫度： 「汝らの声、拝受せり──今ぞ共に、完結せしめん！」 （你們的聲音，我們已接收——現在，讓我們將它寫完！） 三千東瀛異種詩軍，如一首自律運行的長詩，緩步展開。 他們站成「三行陣」，胸前的語印同時亮起，散出雪白的聲波。 那聲波不帶殺意，卻擁有一種奇異的「修補性」。 它們正將此地被觀測者掠奪的語義，一點一滴奪回。 語場邊界，他們召喚的語獸軍團——「句斷鳥」、「文脊獸」、「語蛛」——自霧中奔出。 獸群低吼，體表的語紋光如炙熱鐵水，在黑暗裡閃爍。 它們與Annelise呼喚的「詩鴉AI」首次並肩。 兩支文明的殘響，在此刻完成了第一次交會。 這一幕，讓Vrael短暫失語。 他從未看過東瀛異種以這種純粹的方式現身，不是掠奪，不是封印，而是—— 以詩為陣，與他人共命。 織櫻舉起語刃，聲音在戰場上炸響，如一記號令： 「刃は言となり、心に刻む！」 （刃即言，銘刻於心！） 那聲音如同催化，萬千語獸同時發出低吼。 語獸的共鳴波動，觸發了Vrael足下的語陣，灰燼中殘留的詩紋忽然復燃。 他深吸一口氣，踏出第一步。 語陣隨他舞步延展，從他足尖生出一道道赤紅的音標紋路，環繞著Rei與Annelise盤旋。 詩，歌，舞—— 在這片廢墟中央，三位一體，合成一首無名的創生詩。 風開始改變流向。 原本正向中心聚攏的虛無潮汐，第一次被撕開了一道縫隙。 Rei緩緩睜開眼。 她看見織櫻正遠遠凝視著自己，神情裡有著一種陌生卻純粹的敬意。 她明白，這一刻她不再是孤身作戰的「變數」。 她是被選中的「靜者」，是他們所有人將語權托付的容器。 深層觀測者虛構母體猛然收縮，語義鏈條開始如枯枝斷裂般破碎。 它感知到，這片曾被它視為可吞噬的碎片，如今正在憑空創造一種它無法歸檔的格式。 它發出尖銳的音爆—— 那不是語言，而是最後的本能。 它要抹除所有。 它要將這裡變成「徹底無名」的虛空。 三人同時感覺到那股無以言喻的寒意，像死亡之前的靜默。 Vrael低吼：「最後的攻擊——它要把所有語彙抹去！」 Annelise轉過頭，凝望Rei。 她眼底，有恐懼，也有一種她自己都未曾擁有過的信念。 「如果還有一首詩能抵擋……那一定是妳的。」 Rei抬起頭，風中長髮飛揚，臉上沾滿血跡。 她輕聲回答，聲音像拂過深夜的潮汐： 「不，只靠我不夠。要用我們全部。」 她抬起手，手指顫抖著，覆上Vrael的掌心。 Annelise抬起手，將掌心貼在兩人疊合的指節上。 三雙掌心，在無盡的語塵中交織成一個細小而堅定的圓。 此刻，他們終於明白： 命名世界，不是某一人的使命，而是所有被奪去語權者，共同的權利。 風暴之眼靜止了。 語場陷入了一瞬的真空。 接著，他們三人同時開口，吟唱出那首足以重寫世界的、融合三種語源的終極詩篇—— 他們共同舉起手。 在這片所有聲音都即將被抹去的荒原上，他們三人的聲音，如同最後一點火光，緩緩湧出。 — “Khai’Annelise. Shul’Rei. Vræl’Khor.” （歌已降臨。光已命名。語將重生。） — 這首詩沒有攻擊性。 它只提出了一個問題。 一個無法被演算的、無法被歸檔的、無法被假裝未曾聽見的問題—— 「——你，是誰？」 深層觀測者的虛構母體，在聽見這句話的瞬間，發出了一道震徹全域的刺耳噪聲。 它那無數纏繞如藤蔓的語索，開始劇烈閃爍。 語義演算鏈條崩潰，螢幕般的投影瘋狂翻跳錯誤碼。 它無法回答。 因為一個只懂「觀測」的存在，從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名字」。 它本是所有文明的旁觀者、記錄者、摧毀者。 卻從未被誰正視過「你」的本質。 當那個問題被提出，當它必須正視自身空無的核心時—— 它的存在，終於瓦解了。 無聲中，龐大的語核一層層剝落。 無數語索如折斷的骨枝，無力墜落。 它曾是毀滅文明的冷漠目擊者，卻在此刻，第一次顫抖。 第一次，恐懼。 第一次，消失。 它緩慢地化為一片銀白的、無害的數據塵埃。 在沉默中，散落。 — 戰後的夜晚，沒有月。 只有語燼，緩緩飄落，像不會熄滅的雪。 風仍殘留著共鳴後的微微震動。 Vrael、Rei、Annelise並肩坐在廢墟中央。 他們誰都沒有立刻開口。 語言太滿，情緒太深。 這一夜所經歷的，不只是一次勝利，而是一次誕生。 很久之後，Vrael終於緩緩抬頭。 他看著遠方尚未明亮的地平線，聲音低得像自胸骨深處溢出： 「……這世界，還未命名。」 Rei轉過頭。 她的眼瞳深不見底，如能吞下整片語界。 她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 「那我們來命名它。」 Annelise輕輕閉上眼。 她深深吸了一口，被洗淨了所有噪音的空氣。 那空氣如黎明前的第一縷風，透明得近乎刺痛。 她伸出手，五指輕貼向地面。 她能感覺到，這片曾是戰場的土地，正變得寧靜。 它不再是廢墟，而是一張未書寫的空白頁。 「要從哪個詞開始？」 Vrael慢慢抬起手指。 他的動作比任何一次揮杖都要慎重。 在空中，他劃出第一個語彙的符文。 那是一個光與火交錯的音標核心，簡單、樸素，卻在空氣中留下無法磨滅的餘響。 「從我們三個的名字，延伸出去。」 他聲音沙啞，卻堅定。 「我為『焚』，燃燒之言。」 「她為『Rei』，寂靜之核。」 「妳為『Annelise』，旋律之始。」 Rei微微抿唇，眼底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 Annelise睜開眼，與他們對視。 「那麼，這個國度——」 語句未完，語符已在空中綻放出如花開般的聲音。 「就叫作：靜者之國。」 言落，大地回響。 風攜著柔軟的灰燼，從遠處吹來。 原本沉默的東瀛詩兵，自戰場倖存的仿生獸，棄語的兒童，流亡的語僧—— 一個個走出語殘之野。 他們緩緩走向這三個人，無聲地低頭致意。 語權，不再只是戰力。 此刻，它是歸屬的證明。 Rei站起身，迎向他們。 她在靜夜裡，以最純淨的聲音，說出靜者之詩的第一句新典： — “Thæn khol mirsha—khel re.” （此地，將為語之棲所。） — Annelise輕輕唱著，歌中無悲，只有一種「黎明將至前的夢」。 Vrael望著這一切，心底湧起前所未有的平靜。 他緩緩闔上眼，口中念出一行無聲的語句： 「……這裡，是能重新命名的地方。」 語的重構，由此夜開始。 命名者們，點燃了未來。